賛 銘 箴 雜著

竦齋集 六

疎齋集卷之十一目録

贊

左相夢窩金公畫像贊并序

銘

金達甫竹泉銘并序

傳慶鼓銘并序

箴

病中移心箴

雜著

疆域關防圖說

金文澤字德祖說
江都三忠傳
策問 六首
遂初堂上樑文
圃隱先生影堂移建上樑文
煥文庵募緣文
孫鳳祥婚書
燕行雜識

疎齋集卷之十一

贊

左相夢窩金公畫像贊 幷序

今年夏 聖上日御景賢堂改寫 御容臣承 命出入董其事一日適小退更衣而入榻前諸臣無不動色竊相歔歎臣莫省其故瞠然不敢問 上乃下教曰今有一事金判府之使燕時圖像草本爲看燕工設色之法嘗取入矣予謂畫師秦再奚曰大臣圖像不可徒還汝竣事後就燕畫中最近似者稍點

化作正本以歸之且令官給絹素矣臣頓首
謝曰 聖恩至渥觀聽亦聳臣昌集想當感
泣 殊私出而傳 聖教于公且告公曰此
事曠絶千古殷宗之審像良弼蓋將舉之於
版築之微故托之以夢賚之神兩漢之麟閣
雲臺或夸示外國或追感前世豈若我 聖
上簡拔於韋平之世使國人具瞻旣心膂股
肱之矣而又欲繪其形貌以耀當世哉且泰
師以國手方承 恩於南薰殿上他日畫公
之進賢冠其筆端猶帶天香尤豈非可艷稱

者乎然 聖上以霖雨丹青之思必望公曰深公將何以圖報公喟然良久曰此身固宜置之巖石之間今不知死所矣惟有直道庶酬涓埃歟及圖成公請其叙繪事乃不敢辭且爲之詞贊公之像而諗泰師詞曰

泰師乎 聖上俾爾傳公之神令正爲其坦易白直之姿爾曷不殫思而極其能兮但貌此方面與霜髭雲錦文犀之粲而稱身兮且爾不見公野服牛背之時

銘

金達甫竹泉銘 幷序○泉在巨濟

物固有廢於前而顯於後者人亦有舍乎彼而取乎此者是豈但偶然而已盖似有數存焉今夫天下之清者宜莫如水植物之奇者亦莫如竹從古好修之士舍此宜無取焉嘗怪屈左徒盛稱衆芳以自況如江蘺杜蘅之倫詳矣獨無一語及於此君者至欲吸沆瀣漱正陽以保其清澄殊不知酌清泉之可易求夫以屈子之賢明遺其奇而取其微舍諸邇而慕諸遠一何謬也況楚之南固多石泉

與幽篁行吟澤畔必日接于其目也而忽焉
而不顧獨使山鬼飮而處之二物者永抱終
古不遇之恨豈非所謂數也其或有相待者
耶抑其意以爲物之淸奇芳潔者吾且一擧
而盡取之後之人不幸而覊於世者將何所
賞心焉姑且遺之以附史闕文之義歟是亦
未可知也雖然有能察其苦心擴其所未發
者是千古而朝暮也達甫謫海中得一泉寓
居其下泉源出石竇味甚甘洌泓渟膚沸旱
亦不枯其上又有脩竹數千莖大冬常靑達

甫對竹飲泉翛然若有相契者悠然似忘其
憂名其泉曰竹仍取以自號爲文以記之能
道竹之節泉之德用自勗焉蓋其好之也不
在聲色臭味之間亦將托心期於歲暮者也
嗟乎使屈子果能長年度世其必莞爾於子
矣凡物之遇不遇有時彼水與竹而又何恨
余與達甫各拘畀島縱不能共賞水竹之勝
既感物之顯晦若有數又嘉達甫之能好其
所可好者作詩以寄之俾銘其泉石上銘曰
鉅浸渾涵氣味皆醎中洲一泉獨擅其甘甬州篁竹

賤若荆楚泉上千竿貴得其所凡物萬殊各肖其類惟泉與竹特拔其萃不江不海匪木匪卉易稱其冽詩歌有斐不有君子其何能識天遣吾人於焉取德發其幽潛裨我孤貞兩美相合處困愈亨清流漱根韻雜簫笙微風送月影碎空明念子此時神融意釋離騷朗誦響出金石

傳慶鼓銘 并序○主人李東曾

善山梅鶴亭中有小鼓華欲弊而木半穿惟主人甚愛之且名曰傳慶客有訪其義者主人曰噫此吾兄禮谷公之鼓也昔吾父母在

時吾兄弁闈大小科於壬辰歲作是鼓始用
於聞喜之宴其後吾第三兄又登大小科不
侫及從子㝢華庶姪載華從孫廣澤不侫之
孫廣矩先後中選上庠莫不用是鼓而樂新
恩三世五十有餘年人事遷變而獨是鼓相
傳凡有榮慶輒鳴其盛吾豈不愛而名之顧
安得久傳之道也客曰呼金人銅仙其重萬
匀秦漢之君亦不能久傳于其後况子之一
小鼓乎且子之世有累慶非是鼓使然意者
子之先故其必有積善者不然何流慶之遠

也然則子之後昆能遠追先德不廢詩書之業可以久傳其慶是鼓雖亡可也繼而作他鼓亦可也但能世守鼓而無可用不過爲塵蠹間一敗皮久傳竟何益也雖然人代之與替無常物之成毀也有數我姑銘子之鼓以諗其後銘曰

鼓以傳慶慶因於鼓歟慶以鳴鼓鼓待乎慶歟一鼓三世其慶已九於千萬年永保其久

箴

病中移心箴 擬進不果上

昔宋名臣誨人藥石病中移心卽其自得其法云何
一主乎敬人生不戒鮮不成病疾病方殷懺悔徒深
盍敬作所以求放心若承嚴父耳提面命不敢有身
親切敬聽又如小臣初覲宸極威顏咫尺屏氣不息
瞻依庇覆謹畏尊嚴惟恐有失夙習何心無貳無虞
肅恭靜俟神全氣一何恙不已斯言不朽後學攸服
士猶相勗矧伊人辟明明我 后對越上帝轉移之
幾屬茲 違豫氣質或偏善反則天居養可變豈狃
安便於皇上帝父母君主其可射思不聞是懼遷改
風雷臨履淵氷一心操持百體康寧治心與病貴賤

奚殊方戒少愈願察嘉謨二氣互變天道方成神龍不蟄焉薄太清仰觀遠取靡屈不伸莫曰靜存無補安身此理甚晰先民豈欺保臣司戒敬告醫師

雜著

疆域關防圖說

東國古無地志檀君肇基事旣鴻荒自古傳說者但云號朝鮮而都平壤其疆域今不可考矣箕子受封漢史云在於玄菟樂浪唐人亦曰遼東本箕子國吳澐東史亦以爲遼河以東漢水以北皆箕氏地然則遼東之始屬

後朝鮮明矣而界限難詳不可作圖三韓以下各具圖說

三韓分界

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並古辰國之地漢初朝鮮侯箕準爲燕人衛滿所攻奪乃率其左右南奔至韓地金馬郡今益山郡立爲馬韓王辰韓秦之亡人避役入韓地馬韓割東界以與之或稱秦韓常用馬韓人作主制於馬韓弁韓亦曰弁辰屬於辰韓與辰雜居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有十二國北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

南有十二國南與倭接凡七十八國大者萬餘戶
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東西以海爲限云此皆
雜出於史記兩漢書三國志通典等書而其說或
多不通勝覽以爲崔致遠以馬韓爲高勾麗辰韓
爲新羅卞韓爲百濟出文昌上太尉狀已有定論非致遠
創爲之說自三國初相傳之說也金富軾地志亦
以致遠之說爲是謹因舊說以京畿忠清黃海等
道係于馬韓舊域以全羅道係于卞韓舊域云金
敬叔周官六翼叙三韓則云高麗幷樂浪卞韓百
濟幷馬韓帶方叙三國則直以高勾麗爲馬韓百

濟爲卞韓其說自相矛盾權近李詹等修東國史略乃以馬韓爲百濟卞韓爲高勾麗三國遺事未知誰作而云麗地自有馬邑山故名馬韓濟地自有卞山故云卞韓今平壤有馬邑山扶安有邊山恐或有徵而其取名亦未知必如是也東人之傳說不同又如此文獻無徵可勝歎哉然至今遼瀋之人自稱三韓人豈辰韓亦嘗幷有玄菟眞番之地遼人猶不忘舊邪但箕準南奔金馬衛滿據有樂浪其力能壅遏辰國不見天子至滿之孫右渠漢置四郡自此辰韓之地已不能跨有遼左三韓

之稱盖亦千年圖志所傳必有明據而今不可見姑依崔說作圖以傳疑云爾

四郡二督府

衛滿旣逐箕凖據其地稱王是爲衛滿朝鮮漢惠時中國初定滿侵降旁邑地方數千里至孫右渠誘漢亡人滋多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壅遏不通武帝遣使誘右渠不奉詔元封三年遣楊僕荀彘等滅右渠定朝鮮地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樂浪治朝鮮縣今平壤臨屯治東暆縣今江陵玄菟治沃沮城今咸鏡道眞番治霅縣在今遼東昭帝始元五年以

臨屯幷於樂浪眞番幷於玄菟爲樂浪玄菟二郡
玄菟後徙居高勾麗西北更以沃沮濊貊悉屬樂
浪二郡所屬幷二十八○東國史略云昭帝始元
五年以樂浪臨屯爲東府都督府玄菟平那郡爲
平州都督府東府卽樂浪平州卽玄菟平那乃眞
番也勝覽平山府云漢昭帝始元五年置二外府
以朝鮮舊地平那及玄菟郡爲平州都督府今府
東牛峰縣聖居山卽古之平那山以郡得名疑府
卽漢時都督府史略以平那爲眞番勝覽以平那
爲平山未知史略何所考據今平山府東五里有

古邑基俗傳漢時都督府基址宛然亦未知何地爲是樂浪東府今無古跡可記

三國肇基

三國俱起於漢宣成以來四十年之間○新羅始祖朴赫居世宣帝五鳳元年甲子立國於辰韓之地都金城(今慶尚道慶州府也府東五里有土城古基)國號徐耶伐(東國方言尚多羅音之舊至今方言稱京都爲徐兀疑徐耶伐之訛而促也羅人稱其君曰尼斯今至今方言以君上爲臨今疑亦尼斯今之訛而促也)後稱新羅(後唐末帝淸泰二年乙未降于高麗歷五十六王九百九十二年而亡)○高勾麗始祖高朱蒙元帝建昭二年甲申立國於卒本川上(或云今平安道成川沸流江上)

流國號高句麗亦稱卒本扶餘唐高宗總章元年戊辰唐將李勣與羅人攻之歷二十八王七百五年而亡○百濟始祖溫祚成帝鴻嘉三年癸卯立國於河南慰禮城今忠清道稷山縣東二十一里聖居山有土築古城國號十濟後稱百濟以十人濟故初稱十濟後以百人濟故稱百濟云○唐高宗顯慶五年庚申唐將蘇定邦與羅人討之歷三十一王六百七十八年而亡

新羅疆域

新羅起於辰韓又幷弁韓漸收悉直沙伐等國其疆域東南至海西至智異山北至漢水與麗濟地錯犬牙自其始祖無移都居金城後世多處兩月城俱在金城傍今有古城基杜佑通典云其先本辰韓種其國

在百濟高麗二國東南東濱大海劉昫唐書云東南俱限大海宋祁新書云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南瀕海賈耽四夷述云辰韓在馬韓東東抵海北與濊接其見於史傳者大略相似赫居世後三十世至太宗王文武王時當唐高宗顯慶總章之年庚信與唐將蘇定邦李勣等侵滅麗濟平其土地遂置九州本國舊界之內置三州王城東北曰尙州南曰良州西曰康州百濟界內置三州故城北曰熊州次西南曰全州次南曰武州高勾麗南界內置三州西曰漢州又東曰朔州又次東曰溟

州鴨江以西入中國九州所管郡縣四百五十幅員之廣斯爲極矣及其衰也政荒民散疆土潰裂弓裔據漢北稱後高麗甄萱據湖南稱後百濟高麗太祖討平之敬順王獻其餘地于高麗○百濟高勾麗舊地各有其圖故今只以文武王以前疆域爲新羅圖

高勾麗疆域

高勾麗始屬玄菟漸幷荇人盖馬沃沮等國據樂浪玄菟遼東之地其疆域大抵東至海南至漢水西北跨有遼左北扶餘之地今以東海南漢西鴨綠北豆滿爲限作圖江外地不可詳且非我境故

略之地勢長故分作南北二圖其初起處卒本川勝覽繫之于成川盖以沸流水松壤國爲證而亦未可知也通典云朱蒙自北扶餘東南行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居焉古記云朱蒙自扶餘逃難至卒本金富軾以爲紇升骨卒本似一處而漢志所云玄菟郡屬縣高勾麗是歟然則卒本似非鴨水以南之地也其後四十年孺留王移都國內城一名不而城勝覽引鄭麟趾高麗志謂在古麟州今屬義州金富軾以爲漢志云樂浪郡屬縣有不而唐李勣以高勾麗諸城置州縣目錄云鴨綠以北已降

城十一其一國內城此城亦在北朝境內不知何所然則鄭志何所據也其後四百二十五年長壽王移都平壤又一百五十六年平原王移都長安平壤移長安二城同異遠近不可知矣其後八十金富軾以爲唐書云平壤亦謂長安而古記云自三年寶藏王爲唐所滅西界入中國南界歸新羅北界多入渤海靺鞨云

百濟疆域

百濟初屬馬韓漸拓境滅馬韓并取諸邑其疆域東至智異西南至海北至漢水後漢書云三韓凡

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七十八國今不可詳而蓋如沙伐甘文松壤之屬各立君長而稱國濟之始稱十濟也亦如此北史云百濟東抵新羅西南俱限大海北際漢江其都曰居拔城又云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城通典云百濟南接新羅北距高麗西限大海舊唐書云百濟扶餘之別種東北新羅西渡海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北高麗其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新唐書云百濟西界越州南倭皆踰海北高麗三國史云溫祚十三年自慰禮移都漢山今廣州南漢城古記云溫祚至慰禮城歷三百八十九年近肖古王取高句麗南平壤移都漢城今京

都○本記云温祚十四年自慰禮遷都漢山築城古記云近古肖王取之未詳歷一百五年文周王移都熊川今忠清道公州歷六十三年聖王移都所夫里國號南扶餘今忠清道扶餘縣歷一百二十二年爲唐所滅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唐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未幾新羅盡幷其地○郡縣甚多故今分爲南北二圖今一州縣齊時分爲數三縣

高麗統合

麗祖起於羅季除弓裔討甄萱操雞摶鴨統合三韓定鼎松都後梁末帝貞明四年戊寅即位國號高麗其疆域東西南

抵海盡有羅濟之地西至鴨江鴨江以西已入中國北至鐵嶺金宗瑞疏曰麗祖力能統合三韓威不及朔方只以鐵嶺爲界蓋北路久陷於女眞麗祖統合時猶未入版圖西北之地不及高勾麗其後睿宗命尹瓘斥其地自咸川至先春嶺爲界旋得旋失至高宗又沒于元九十九年以咸興都連浦爲界築長城恭愍王遣柳仁雨復其地故圖以復地後豆滿爲界諸道沿革不一不可盡記而成宗始定十道曰關内曰中原曰河南曰江南曰嶺南曰嶺東曰山南曰海陽曰朔方曰溟西其所管州縣共五百八十餘至顯宗又增損州縣置三京四都護八牧五十六知州二十八鎭將二十縣令後定爲五道兩界曰楊廣曰慶尚曰全羅曰交州曰西海曰東界曰北界其前後置道不可隨

變革爲各圖故從北至南分作五圖俾不縮沓難看兼便併考沿革大略云

我國疆域

太祖康獻大王受天明命定鼎漢陽（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七月十六日卽位于松京越三年定都于漢陽）疆域因麗之舊東南抵大海西至鴨江北拓地至豆滿江爲界（東西一千里南北二千三百里）列聖相承分域內定八道諸道道名或多變改成宗朝以後定今名不改（其後或以綱常罪人革邑則改道名）處四方之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淸東南曰慶尙偏南曰全羅正東曰江原正西曰黃海東北曰咸鏡西北

曰平安松京置開城府凡京二府四大都護府四牧二十都護府四十四郡八十三縣一百七十三州縣之數中宗朝以前如此後來陞降增減不一卽今府五大都護府四牧二十一都護府六十八郡七十四縣一百六十一關防要害之地多設僉節制使萬戶鎭權管堡表裏山河經緯益鞏

京都

古馬韓之域百濟近古肖王自南漢徙都歷一百五年南移熊津高麗肅宗置南京金謂磾據道詵秘記云楊州有木覔壤可立都城日者文象從而和之王親相之命平章事崔思諏知奏事尹瓘往相還奏云臣等就盧原驛海村龍山等處審視山水不合建都惟三角山西嶽之南山形水勢符合古文請於主幹

中心壬坐丙向隨形建都從形勢東至大峰南至沙里西至岐峯北至丙嶽爲界丙嶽即白嶽我

太祖三年定都于此北鎭華山三角山南帶漢水左控關嶺右環渤海形勢甲於東方五年用石築城

世宗四年改修北跨白嶽南跨木覔東跨駱山西跨仁王周九千九百七十五步三十三里有奇高四丈南北缺步東西缺步設八門正南曰崇禮俗稱南大門正北曰肅清北清正東曰興仁東大正西曰敦義新門東北曰惠化東小初名弘化西北曰彰義壯義東南曰光熙南小今塞其北有水口門西南曰昭德西小城內王宮四曰景福壬辰兵燹今有宮城礎砌曰昌德在北部廣化坊壬辰燹己酉重建曰昌慶

德之東舊壽康基成宗朝爲三大妃營建成化癸卯曰慶德在仁王南麓光海時營建宗廟在昌德宮南社稷在慶德宮北各司公廨多在景福宮南新舊幷一百三衙門文廟在東部崇教坊鷹峯之下成均館南都城內外分置五部四十九坊中部八坊澄清瑞麟壽進堅平寬仁慶幸貞善長通○東十二坊崇信蓮花瑞雲德成崇教燕喜觀德泉達興盛彰善建德仁昌○南十一坊廣通好賢明禮太平薰陶誠明樂善貞心明哲誠身禮成○西八坊仁達積善餘慶皇華養生神化盤松盤石○北十坊廣化陽德嘉會安國觀光鎮長明通俊秀順化義通

漢城府北漢山城蕩春臺洞附

高勾麗北漢山郡百濟溫祚始築城近古肖王自南漢徙都新羅置北漢山州又攺爲漢陽郡高麗

初改爲楊州文宗陞爲南京肅宗營城闕忠烈改爲漢陽郡我　太祖定都改爲漢城府四至俱十里東楊州南果川西高陽北楊州鎭山三角一名華山新羅稱負兒岳自平康縣之分水嶺連峰疊嶂起伏迤邐西至楊州爲道峰山又爲此山高勾麗東明王王子沸流溫祚南行至漢山登負兒岳相可居之地即此山也百濟舊築北漢山城在山上其南支爲白岳山白岳東支爲酡駱山白岳西支爲仁王山仁王南支低平逶迤爲木覓山一名引慶仁王西支抱城西爲母岳山二山之交爲沙峴董天使越朝鮮賦云自弘濟院東行不數里天作一關南北皆山中通一騎險莫過焉者此也峴南爲岐峯一名鞍峴仁廟甲子副元帥李守一等破賊适兵於此自鞍南迤爲龍山

漢江在木覓南古稱漢山河其源出江陵五臺山于筒泉至忠州合達川原州合蟾江楊根合昭陽江木覓東合中梁川及都城開川西流爲祖江入海西南漕運皆達于此江

烽

燧木覔山東第一應楊州峨嵯山乃咸鏡江原道之峰第二應廣州穿川峴乃慶尚道之峰第三應母岳東峰乃平安黃海道陸路之峰也第四應母岳西峯乃平安黃海道海路之峰也第五應陽川縣開花山乃全羅忠清道海路之峰也○母岳東峰西應高陽郡蘸達山南應木覔第三峰西峰西應高陽郡峰峴南應木覔第四烽

北漢山城

百濟古城在三角山重興寺北石築周九千五百十七尺或頹或完基址宛然寺前有跨川作城之形中峰有中城舊址寺南又有石作小門石扉尚存世傳百濟中葉嘗都于此城石門即其宮門史傳無記豈近古肖王移都于漢城又築此城仍嘗

宮闕時時入保以避蹂躪之衝突歟溫祚好築山城本記所云十四年所築漢山城者無乃此城歟俱不可考矣其山北有仁壽白雲萬景峰東轉爲釋迦普賢文殊峰又南轉爲七星羅漢甑峰穴望義相峰白雲峰西轉爲靈鷲元曉峰義相元曉對峙水口連峰削立外面絶險飛鳥不能度川流不渴處處出泉鑿池樹木蓊欝然西水口稍低潤城內崗麓巖嶭澗壑深邃重興曹溪傍近之外地勢少平夷秋冬多烈風春夏多雲霧　宣廟壬辰亂後有修築此城之議大臣李德馨徃審曰可以設

險而山後路到白雲而斷今則仁壽白雲之間有小路可通人步行議未定而止 先朝末年又有是議重臣往審無疵毁者而亦不决今 上庚寅有海賊之警會諸臣議保障之所大臣有以楊州洪福山近京都勝於江都南漢宜築城又有以北漢爲言者 上命大臣將臣往審諸議多以此城爲當築辛卯乃 命訓局禁衛御營三軍門分築之仍舊基稍加變通城周七千六百二十步爲二十一里六百步堞二千七百九十七門四暗門二以水口低濶重興寺下築中城建 行宮設倉廩三軍門各置軍營儲餉械募僧

營十餘刹設經理衙門大臣領之重臣主其事三大臣亦兼管 上下教曰緩急當與都民入保城役訖 駕幸歷覽

蕩春臺洞

在彰義門外本藏義寺故地燕山時設離宮遊宴其後離宮毁而設造紙署於川東其洞在三角白嶽兩山之間三角之文殊峰東支爲兄弟峰又爲狗蹲峰南爲白嶽是爲洞之東嶂文殊西支爲僧迦碑峰南迤爲佛巖是爲洞之西嶂佛巖又與仁王北麓對峙甚隘東洞中數三澗道合流爲水口

洞形迤長四山周遭如城地勢比北漢低平今

上辛巳右議政申琓請築城連都城以爲緩急入

保之地朝議不一而止及北漢改築而判中樞府

事李濡經理其事上言　孝廟常歎曰我國少有

兵亂都城先潰公私蓄積皆付敵人修築北漢山

城又塞造紙署洞口以爲臨亂移御之所公私人

物皆保無事敵人必欲來爭是敵人送死之地今

旣修築北漢宜塞造紙署之口以成　聖祖遺意

乃命水口置城門築左右翼城數十步洞中置

北城軍倉及宣惠別倉以儲餉穀又請築土城於

東西嶂脊北傳北漢南接都城難者以爲三城難守連壘非計議久不决矣

開城府大興山城青石洞白峙鎭附

高勾麗扶蘇岬新羅置松岳郡高勾麗冬比忽新羅置開城郡高麗太祖二年自鐵原徙都松岳之陽跨二郡之地爲開州創宮闕立市廛辨坊里其後或攺爲皇都或爲開城府或罷府置縣令直隸尙書省或屬於京畿我　太祖三年遷都漢陽攺爲松都開城府　世宗置留守府境東至長湍界十一里南豊德十九里西至碧瀾渡三十六里江陰三十五里北牛峰五十七里距京都一百六十六里羅

城高麗顯宗時土築周二萬九千七百步羅閣一萬三千間有崇仁安定等二十二門凡二十一年畢役今皆頹廢我 太祖開國二年以甓築內城周二十里四十步設五門南大東大東小北小西小其後增設二門鎭山松岳在府北五里初名扶蘇又名鵠嶺又稱神嵩山勢自平安道陽德界分馳千里至牛峰長湍爲聖居天磨南爲此山府城跨其巓二江挾流臨津江在左源出安邉永豐縣界至交河烏島城入漢江禮成江在右一名後西江源出遂安彥眞山至江陰爲助邑浦至府西三十里入海

大興山城

在天磨聖居兩山間中有大興寺故名其城城在重峰疊嶂中內外俱險今 上二年丙辰春命大

將柳赫然築之城周五千九百九十七步堞一千五百三十北門在朴淵上有金川平山倉南門在土峴有軍器庫將臺在於龍泉寺上其下有豐德倉又有中軍營東門在迎葉峰外有長湍坡州積城倉名玄化今廢西門在定光峰小西門在萬景臺外有本府白川倉名泰安募僧營大小十剎初置別將留鎮辛未以留守爲大將後兼管理使中軍兼別將設牙兵十哨屬九邑出身癸巳本府諸色軍兵專屬本府罷他邑牙兵凡百句管措置一如江都南漢矣

青石洞

在府西北三十里天磨山西支與鳳鳴山北北支對峙東峽峻壁削立天磨北洞水經其中自西闕走京城之大路緣崖傍壁菫通人馬盤旋偪側餘二十里南北兩口俱隘而北口尤窄兩崖間不滿三百步自昔稱天下之至險中國井陘殆不如也故老傳言丙子清汗過此揚鞭曰不知守此吾事濟矣朝鮮果無人矣至今議關防者皆謂宜設一關於北口團東居民置別將以守移金川郡於舊金郊領郡兵共守受節制於松都龍峴(一名礪峴)在洞西

路平濶遵江而下直通臨津甲子賊道之不由青
石而取此路知險夷也此路不遮雖守青石亦無
益或築行城以守或多樹林木以防賊路云

白崎鎭

在金川郡東北五十里首龍山之西卽古牛峰之
白界峴有古城址自金川繞聖居山後踰此峴南
通臨津由朔寧則亦達臨津上流卽松都東北隅
之要害處今 上丙辰命置兵馬僉節制使鎭屬
於松都軍兵餉械猶未備具矣

江華府 文殊山城白馬山城附

本高勾麗穴口郡一云甲比古次新羅改爲海口高麗改令名高宗避蒙兵入都號江都　本朝改爲都護府境在海島中東甲串十里南海岸四十里西寅火津二十六里北昇天浦十五里距京都一百三十五里島周二百二十八里一百步　萬曆戊午定爲保障陞府尹　天啓丁卯　仁祖避清兵駐蹕陞爲留守府今　上五年兼鎭撫使設五營以京畿通津金浦陽川仁川豐德海西延安白川屬之始高麗高宗築內外城沿海亦築城蒙古盡毁有遺址其後有府城　崇禎丁丑清兵入島城陷今　上五年命兵曹判書金錫冑築沿海墪

臺四十九處東南又築沿海土城自鴛巖至宿龍三十六
年又 命留守朴權閔鎭遠改築府城增修 行
宮此島自古稱爲天塹故百年以來修築城壑儲
置餉械緩急之恃比古晉陽或者以爲島周二百
餘里難以守禦敵人入島則雖有內城勢不可支
丁丑之事可徵海邊潮退則沮洳自作天險以築
城塞浦之故沮洳者盡化平陸楊花固是險津甲
串冬有氷澌二津亦難利涉實非萬全之地不必
竭國力繕修反不如北漢之咫尺無津渡或以爲
丁丑之變守非其人不可歸咎於地勢近京百里

天設此險登摩尼而俯瞰則北有喬桐南有永宗中間諸島犬牙相制若無容船之隙此天所以捍衛此島者也每島盡罷牧馬許民入耕列置營鎭終必得力摩尼之南沮洳之天險自若沿邊亦有不必守之處列整兩間矢石多相及土城亦可據守前者倉卒入保故有津渡之慮日後不幸有北警先事周旋預議入保必無是慮前功可惜大塹足恃不可棄置云

文殊山城

在通津縣北十里卽比兒山也山有文殊寺故亦

稱文殊因以名城山臨甲串津邊俯視江都砲火
相及人聲相聞議者以爲欲固江都當先守此山
冬斯塞津退無可依尤當築城今 上甲戌命京
軍門築此城周五千五百二十九步堞一千二百
七十三西南北有門中設軍倉本府兵專屬于城
又有移邑之議

白馬山城

白馬山在豐德府南十五里高麗以此山爲右蘇
高宗築宮于山南城在其上不知何代所築而周
幾四十里今有遺址俗傳中有七十井今廢山臨

昇天津邊麗時蒙古兵嘗由此入江都議者以爲宜修古城捍蔽西津

京畿道從北至南分作二圖

古馬韓之域高勾麗百濟分據其地自高麗時至我國初沿革分合無常 世宗朝以後無改革 中宗時本道牧四都護府七郡七縣十九今則府一牧三都護府十郡八縣十四道境南東接忠淸道西北黃海道北東江原道西抵海

南漢山城

在廣州日長山一名南漢山百濟溫祚王古城 萬曆

辛酉光海時定爲保障始修築　天啓甲子　仁
廟命完豐府院君李曙畢築之移邑治於城内陞
府尹設　行宮募僧營七寺其後增設二寺　崇
禎丙子　大駕避淸兵入保其後以重臣爲守禦
使領之以畿左漢南邑廣州驪州利川楊根砥平陰竹陽智竹山龍仁及
關東原州營軍兵屬之倉庫廨宇後多增設周二
萬三千六百六十尺爲二十里元城堞一千七百十三
四方門有樓瓮城四暗門九城廓一百處各三間今
上丙寅又築蜂巖外城一千二百把爲七里四百四
十二堞暗門四城廓十五處辛未又築汗峰外城

周八百五十一把（爲六里）二百二十七堞蹜門一庚
寅又築南擊臺甃元城四方及犨巖汗峰皆有將
臺此城四面俱險中多水泉林木可以保守故百
餘年間增修不已保障之重與江都相甲乙議者
以爲有海警當保此城有西北之警則當入江都
或以爲都城雖不遠中有江津不如連陸且山在
野中地勢孤絕無連絡外通之路清兵之四面設
長圍亦由此也前事可徵不可恃爲晉陽或以爲
丙子外援多敗雖相通亦無益糧少不能支今則
儲糧積草江津置船多不必以此爲憂天險不可

忽云

龍津

江原道昭陽江下流爲龍津入漢江合流於楊根廣州之界漢南則廣州水原猶可捍蔽南路而此津爲東路初程去京都不百里上有月桂棧下有度迷棧實爲要害之地自前訓局置屯長設倉團東二哨軍近漸解弛議者以爲宜設小城砦加儲粟團兵置將領增守以備不虞云

洪福山

在楊州西南十里外與佛谷道峰三角紺岳木山

相連綴距京城五十里山形拱抱如城郭周遭十里内平夷多水田川澗流出東南洞口成潭仍成數十丈飛瀑下爲深淵自數十年前已有築城移邑之議而多異論且以山無可伐之石不果行盖北自鐵嶺南至京都無一關嶺此即三國以來靺鞨女眞所嘗衝突之路今則藩胡撤歸江外諸部落歸順清人夷狄多變不可久恃不幸虜馬飲江北路諸嶺失守由安邊踰鐵嶺由德原出防墻平康鐵原數百里無一誰何過楊州則乃京都豈不寒心議者以爲楊州地廣民衆不下於水原廣州誠宜

獨設營鎭一如水廣使當一面且置一城積儲倉廩保聚士女以爲臨急淸野之計如欲置城莫如此山外勢險峻自然成城周遭不甚廣濶去邑治不遠移設非難且與北漢相連爲掎角之勢近京關防恐無踰此山若無石或燔甓築之或土築亦好云國內山谿多石故城皆石築累石作城中國人笑之

臨津

長湍坡州之界卽西關大路之要津或靑石白峙之路失守賊過此津則京城咫尺無可遮攔議者以爲長湍亦大邑兵民皆靖社義兵子孫本府乃

畿右防營今作獨鎭一營之軍可以圍東與水廣楊分鎭京城四隅如漢三輔以壯根本且與坡州協守江津捍禦神京可以得力或以爲津西有山周遭十里外峻內夷若置一城尤有力於江津之守津東山崖多樹林木藏兵亦好云

喬桐 注文島附

在江都西北海中東西三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本高勾麗高木根縣新羅改今名 本朝置縣監仁祖已巳移水營于此陞縣監爲府使節度使兼之又兼三道統禦使 京畿海西湖西 設營於月串鎭城 月串

移江華處於江海要衝之地而城池船艦軍兵餉械多未備具

永宗花梁鎭以下缺

金文澤字德祖說

金伯溫之冠其子也寄書告余曰某之子文澤將加布於其首令吾子遠隔海外恨無以筮子而宿戒以祝三加之禮也然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願吾子惠以嘉字以終教之也則何異其子玄端爵韠揖讓於廟門之內也昔我先祖沙溪先生畜德傳道謚爲文元令願後昆之永承其澤以命其名余復之曰名以制

義古之道也善乎子之名其子也禮所謂不忘其本者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文元以之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澤之所當勉也請取斯義字文澤曰德祖顧余方爲僇人不敢辭以祝之其後文澤屢言曰公今歸矣其可無辭余曰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今爾去文元世且五矣爾父之命爾名者誠恐君子之澤世遠而寖衰今不能振其家聲耳爾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宜思所以承先澤矣余嘗聞文元之學尤致力於三千三百之禮禮者天理之節文其謂之文也不亦宜乎文元之後爾宗非不蟬

聯昌大矣而未聞有以禮名世者今爾斂華就實有志乎博文約禮之方則承先澤而述其文者不其在是乎士固有尋墜緒於殘經仰千古而希聖者況修祖德於百年之內其遺風餘烈尚有可徵者哉爾宜勗之文澤㠯敢不夙夜毋墜此戒辭

江都三忠傳

始余之赴江都方冬月流凘蔽江不可濟余坐岸候潮因慨然歎曰嗟乎此天險也而丙丁冬春之交北軍如履平地無一人敢誰何使金湯失守而 廟社重辱焉金張豎子之罪雖盡江流而莫之洗也欲問

當時事遺老已無在者而府中文武士往往說本府
三忠事頗詳云
具元一字汝先爲人剛毅自守中武科十年不調本
府辟爲右部千摠丙子之難主將奪其所領兵僅與
手下卒十數人爲遊兵將又謂江津天塹賊兵何能
飛渡不爲之備丁丑正月二十一日令休暇諸將三
日元一纔歸家聞變急與妻子訣曰我當戰死勿復
待我歸馳赴甲津虜已臨江而陣飛礮如雷氷澌少
開先浮二小舠載數十降人而試之檢察使金慶徵
副使李敏求留守張紳動勸不知所措爭奪舸遁下

碇江口瑟縮無戰意元一慷慨涕泣登岸大呼曰賊
兵方渡江 宗社將亡島人父子且盡戮諸船何不
迎戰大將若逗遛請諸將先斬大將而進主將大恚
令收之將欲殺元一按劍痛哭曰汝輩遺 君親臨
難逃生汝罪通于天吾恨不能以此劍斬汝吾豈死
於汝輩手者怒罵不絕聲握劍投江而死年五十六
朝廷旌其閭曰忠臣 命官給四時祭羞與黃善身
姜興業俱 贈官兵曹參議配享忠烈祠
黃善身字士修中丁酉武科歷官至訓鍊院正丁丑
以本府中軍在城中主將領舟師出江上城中空虛

甲津急報至善身與千摠姜興業募得老弱數十人出戰于鎭海樓下顧謂興業曰事已至此吾輩只有一死而已射殺數賊奮身搏戰力盡而死年六十八時 孝宗大王龍潛在島中後 命有司曰余嘗見黃善身年老容貌不異凡人甲津師潰之日獨抗戰不屈而死人固未易知也可同祀于忠烈祠錄用其子孫

姜興業字渭叟有膽略善騎射丙申登武科歷訓鍊院僉正丁丑爲本府左部千摠時年六十三師潰甲津與黃善身同日力戰而死

贊曰昔韓昌黎叙睢陽南霽雲事盛稱其節義讀之至今凛然有生氣今余爲此傳雖不足以揚三忠之烈然南八得巡遠而同歸夫三忠受制於庸夫而所成就如此殆難矣江都小島耳三忠並時何其盛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當金張諸人之怙險自恣也視三忠白首行陣必奴隷之矣而果何如哉彼固不足責嗟夫世無有馬服之智也嚮使秉國之成而不爲私蔽旁求賢才得三忠之倫任以保障則江都豈其倉卒而當時事未可知矣然三忠豈可以成敗論者也

策問

問先儒以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爲窮理之一事此果爲學者求端用力之方歟子貢喜方人仲尼不屑武叔稱人過顔子非斥聖賢反以論人爲戒何歟孟氏憂後患之訓伏波戒兄子之書又何其嚴切歟叔譽九原之感東京八士之目其亦有是非之可論歟前漢之風耻言人過似無是非反謂之篤厚何歟江左之習最重賞鑑近乎窮理終歸於清虛何歟司馬德操輒言人佳汝南高士月朝更評其於處世之道孰得孰失歟大抵論人至難苟非燭理明莫別其是

非今之學者纔看一秩傳書便謂我有權度乃敢上論古人下訾當世甚者流入於朋黨好惡之私其險陂渝薄之習可勝言哉而乃反依歸於先儒之說甚可惑也今欲使爲學之士論人物別是非其論議足以榮辱一世厭服千古其道何由諸生講理有素必有能言是者

問風水之說古聖人之所不言而大行於後世至不可廢其故何歟公劉之察陰陽周公之卜瀍澗周禮之辨方位衛詩之詠楚宮或近於此術歟褚少孫班孟堅范蔚宗之史名堪輿之家記玄基之法自兩漢

已有此術歟文子樂哉斯丘之言淮陰行營高敞之地亦能暗合於此術歟河南本根枝葉之喻考亭主勢同氣之說反有助於栗芽木華之論何歟呂太常選日相地之譏羅大經塚中枯骨之云全不顧其彼安此安之理何歟其葬乘生氣之說自謂一言而蔽百世不惑果有其理歟其巒頭天星之法各立門戶互相奴主何者爲勝歟郭景純之後有曾楊廖賴之屬孰闡其奥而中國與東方更有他可稱者歟盖人死斯惡之矣萬物終歸於土是以古之人人死葬之中野其葬之不可不慎也故只有卜兆之法矣自夫

葬術之行于世也孝子安厝之心不及於後嗣冀福之望或有屢遷其塋遠訟其地有識者亦不免焉流俗之弊可勝言哉今欲丕變弊俗一洗千古使人心愜而天理得則其道何由諸生必有慨然於斯者願與聞之

問天下之動莫大於雷霆可以推此明言其造化之跡歟龍車鬼鼓之說雖曰誕妄雷斧雷神之見抑何異哉然則陰陽感激之論顧不足信歟震曾廟擊宋碑疑若有理破巨石裂大木亦懲何罪然則怒氣惡氣之論亦未必然歟其聲在天而周易云在地中何

歟其起無方而卻氏能知起處何歟驚羣蟄坼百昌何不施澤於最靈之人感震電神變化何獨助勢於用壯之龍大麓之不迷乃勝於衣冠而坐歟當食而失七不及於倚柱而書歟以之經綸而赦宥君子何所取象記於魯史若周雅時事有何徵應大抵陽氣奮發有聲有光苟能動以時而鼓萬物不震不暴則天地之氣和也反是則灾也奈何近年以來人畜有震死者疾威多出於秋冬之交虩虩爗爗無歲不然嗣歲之應不在飢疫則輒多刑獄捷於影響桴鼓此聖主怵惕於上羣臣憂懼於下誠莫曉致此之由者

也且天灾固非一道而今則必有此灾復有此驗抑
又何故何以則可使天心悔禍灾異不作國家寧謐
民不殿屎歟諸生以窮理之學必講應天之說其各
悉意而言毋徒爲漢儒傅會之談
問錢貨之通行於世而資生民日用之貴者久矣今
不可終廢歟皇天利用厚生上聖開物成務旣有此
理則不可於三古何歟方圓之形取象有何健順之
德輕重之變隨時亦有得失之異歟本無性情知覺
之用而稱之以神何歟不被水旱風霜之灾而有時
乎荒何歟奉二錢而盜封千戶者誰歟布天下而終

至餓死者誰歟盖布帛衣而菽粟食金玉貴而盐鐵賤處其間而權輕重通子母者莫錢若也自太公九府之設雖或代各異制而天下未嘗無錢其必有不可廢者也至於我東則勝國乍行而旋廢 國朝未嘗通行 聖上臨御爲民興利靡不用極大興鼓鑄之利今已遍行於八路是宜布粟日賤衣食日饒而奈何百物踴貴民生日困詐冒漸生盜賊滋起貨賂之道日章私鑄之罪日犯富民擅子錢之利不貸貧者以粟貧民救目前之急終困十倍之償錢貨之有害而無益一至於此何歟豈宜乎古時而不合於今

俗利於中國而不利於我　國歟抑制之失其法行之不盡其利歟或云魚鹽自是　本國之貨銅錫非土地之產舍土出而資他產非計之得旣有其弊今不可不廢或云公私所費幾億萬計今不可遽廢莫若熟講可行之道而仍行未知何說爲得而可行之道何居歟何以則使輕重得宜本末俱利國與民不受其弊歟漢時孝廉皆論鹽鐵諸生無以孔方之譏爲嫌悉陳生財之道

問人臣立身於危亂之世或有心同而跡異者或有跡同而心異者然其善惡之分自有一定而不可誣

者王子出廼而父師爲奴夷齊餓死而尚父鷹揚王
陵爭王諸呂狄公身事僞周其跡旣異其心亦不同
歟管仲佐桓公王魏事太宗李輔國內托張后趙汝
愚深結侂胄其跡旣同其心亦不異歟荀彧不阿魏
武馮道更事數主秦檜主和親之議似道興復讐之
師其心同於邪惡而其跡各異何歟伊尹就桀就湯
豫讓事范事智其跡異於生死而其心可謂相同歟
大抵時變萬殊善惡相懸自其同者而言之未必盡
同自其異者而見之又未必皆異心伸則跡屈事類
而義殊蓋不可一槩論也士或不幸而當古人之事

者吾詎與歸如欲心跡之兩全亦將潔己直道不顧時義歟苟其所屈者小而所存者大則雖枉尺猶可爲之歟處患難君子之所當講者顧聞權衡之論

王若曰世之論治者莫不曰和朝廷集人才革弊政救民生爲國之道固莫先乎此矣然而蕭曹不相能而俊傑最多文景無更張而黎民晏然然則人才之集不待朝廷之和民生之安不待弊政之革歟建中之政意在調和而人才不振熙寧之法正爲革弊而海內騷然然則朝廷之和未必得人弊政之革未必救民歟予以否德托乎士大夫兆民之上其所以望

寅協於羣工拯生民於水火思欲共享和平之福憂
勞宵旰者盖已三十年于茲矣不幸朝著日益不靖
嫉害甚於仇讐人皆疑貳世無完人民生日益困悴
弊政急於誅求流離死亡父子不保若是而終不底
於亂亡者鮮矣予甞敷告心腹亦發於吟咏之間以
警在位矣予甞廣加諮詢又設釐正之官以講積弊
矣空言無補道謀難成凡有一事異論橫生纔除一
弊新害又見各自爭辨不暇民憂國計久置之於相
忘之域矣加以饑饉疾疫荐歲相仍殆由乖氣干和
民受其殃哀我民斯亦云何辜與言及此食息靡安

豈于自失建極之道不以誠信待下以致于此歟抑世道日下習俗漸渝惟以排軋爲能事歟何以則使朝論歸一羣才蔚興宿弊盡革生靈奠安迓續天休無墜此寶命歟公論不在朝則在野子大夫憂時愛君必有痛哭流涕而言之者其各悉陳無隱 科題

遂初堂上樑文

六年遠謫分作瘴海之覊魂千里生還重修平泉之遺舍匪曰肯構幸而遂初主人早歲簪纓宿心丘壑東門祖道擬上乞骸之章夜雨南池幾結對床之約徒以 聖明之拂拭猥隨父兄而周旋山河寂寥久

貽英靈之深誚門戶盈滿寧無人鬼之交非忍說龍蛇之年空餘枕席之淚芝蘭楚澤魂傷太行之雲松桂淮山夢入王孫之草不圖金雞之遠降重見遼鶴之歸來荆樹摧殘悲斗牛之寃氣春暉晼晚驚寸草之深情悲歡迭弁怳然夢寐驚疑之境骨肉團會盡是東西南北之人嗟幾年恒抱至憂而今日適有大幸驚魂殘魄猶可惜於餘齡補劓息黥寧有意於當世剏此濟王之舊地實我祖考之菟裘某水某丘尚餘杖屨之遺迹一樹一石永爲子孫之相傳念昔百口之偕行盖追先君之遺志風埃岐路須十載之幽

期險阻艱難經萬死而獨返江山不變松竹猶存荒墟撥於草萊弊廬傾於風雨新歸且慰顧何心於求安舊貫難仍焉可已於改作先營數椽之屋聊扁興公之言今遂素心獲返初服萬善皆本天性克復其初後人無忝爾先聿修厥德顧名思義戒常切於小成毖後懲前期永堅於嘉遯但願持是而無貳今復舍此而焉求何去何從無待問於龜策爰居爰處庶終老於煙霞大江橫流絕勝一曲之鏡水奇巖聳出不羨萬丈之天台比西湖則孤山特尊似栗里而柴桑最近三江七澤隱暎窗櫺之間十洲仙山恍惚軒

墀之下六一退居潁上素非家世之居坡翁寄寓黃崗正是遷謫之日孰若此蓬壺之眞境乃在吾桑梓之舊鄉潘令有奉親之樂姜公極同衾之歡耕田釣水不乏甘旨之供嫁女敎兒少慰泉臺之望餘生之願止此善頌之意靡他

拋樑東古國興亡一夢中花落龍亡無限恨摠輸漁笛滿江風

拋樑南一片高臺俯碧潭臺下粳稻田萬頃農謳悽切聽何堪

拋樑西松檜陰中落日低谷底炊煙平似織數聲幽

烏盡情啼
抛樑北百丈奇峰萬古色當日江湖憂國憂殘饒廢
砌爾何識
抛樑上中天日月人皆仰我願壽星曜　紫微餘光
流照遍滄浪
抛樑下長江一帶繞吾舍須看有欲終成灾千古神
龍死白馬
伏願上樑之後猿鶴忘蕙帳之愁水旱無田農之憂
高堂彩衣舞萊子之華髮明窻棐几誦古人之微言
一世仰高尚之風半生享淸閒之福用以自勵於晩

節庶幾無負於初心

圃隱先生影堂移建上樑文

伏以遺像傳摹久爲後學之瞻敬新堂移構寔出聖朝之恩榮風聲所存山仰深切恭惟圃隱先生生偏裔躌蒙之日有大賢豪傑之才不待文王而興獨得明體適用之學以安社稷爲悅早決委身處命之心用一身樹萬古之綱常爲天下明大義於夷夏肆列聖崇報之典明示至公惟東方道學之宗允爲定論俎豆相望奚獨偏於儒宫家廟追成亦曾出於朝命顧玆影堂之別設盖爲衿紳之共來地傾棟撓

將移揭虔之所官庀功就重受攺營之資豈但感泣其後昆可以激勵於頹俗圖新舍舊非欲侈於前觀傳神妥靈期永保於千祀玆當移建於東麓恭伸善頌於脩梁

拋樑東昭昭朝日上城東後人要識爭光義薇蕨清風又海東

拋樑西望中殘月下天西英魂定逐流光去衰草玄陵洛浦西

拋樑南傷心目極望江南春風何處野花發一夢騎歸鳥水南

抛樑北泮宫絃誦接堂北百世師友共周旋顔曾在前夫子北
抛樑上先生名在九天上精靈若不爲山嶽應化明星箕尾上
抛樑下大節長垂百代下後世誰悲表粲心心期共說九原下
伏願上樑之後黍稷馨香土木鞏固廉頑立懦丕變一世之風移孝爲忠不失故家之業

煥文菴募緣文

蓋聞慈雲起廢藏宋帝之奎章甘露留名傍賛皇之

臺榭是知曇伽之教法亦重天寶輿地靈煥文菴者
白馬江之新刹也巖棲數三楹重新賢相之舊築崖
鐫八大字云是 聖祖之遺音遠續素王之大經寧
比寒山之片石英雄有淚悵望風雲之圖識俗知悲
爭瞻日星之揭好是彝倫之同賦豈以緇素而異情
是地也奇巖倒挿於江心絶巘迴挹乎雲氣龍亡花
落傳異聞於前朝桂子天香軼瓌觀於靈隱宜着琳
宮於淨界永衛寶訓於千秋貧道身托空門心存名
教杖錫殆遍於福地非無所歸煙霞相暎於五雲得
未曾見茲輿須達之願擬成維摩之居雲漢之光昭

同下飾萬物山川之靈呵擁上有百神何況千佛之大悲定知萬刼之勤護咸曰大哉言也先定石閣之扁煥乎其有文焉又揭璇林之牓心上乎經營若是眼前之突兀何時念此蘭若之新開必藉檀越之同力拔毛借勺何用園金之鋪聚微成多可期河沙之積凡諸大夫君子暨我釋氏山人願察慈悲之誠毋惜尺寸之費

孫鳳祥婚書

伏以交情百年益篤弟兄之誼姻好三世更結兒孫之親憂患之餘慶幸曷已伏惟夢窩相公閤下家傳

忠孝 國有蓍龜責任愈艱縱孤攜手之約婚嫁未畢尚懷同氣之求茲承以令郎校理君第一娘子生有德容宜歸吉士謂顧命男器之長男鳳祥粗習拜跪始學詩書亶許潘楊之婚敢擬秦晋之匹臨門結帨應襲布裾之風束帛緘辭敬伸儷皮之禮其爲忻慰不可名言

燕行雜識

金大有嘗云我甲申燕行録太草草可恨今行欲詳録道中見器也記行甚悉故録數日而止以省一勞甲申今十七年西路舘宇馹騎多圮癈無復舊様過

江後見山路河水有變遷舊館主人亦多死義州馬
與卒尤無狀世事念念遷謝如此況我形神乎
連山關主人老翁云皇帝西征未已多發關東甲兵
我子征戍三年而病死載屍而來前月葬于此歸屍
皆書名于其衣故辨之仍泣下問死于征戍官給葬
錢否云給三十兩銀子
關內外秫穀蔽畝已收者刈置于田中牛馬滿野不
敢吃行人亦不取一穗路傍人家夜不閉門或無欄
垣行旅夜行不息
路逢官人驅數十車輛而去者送人問之一云兀刺

寧塔等地官兵歲給弓箭今載近萬弓矢及矢服一
云瀋陽養兵銀二十萬兩載十六車寧瀋接濟果費
力矣
入遼東河沿城有數人驢載一小兒來云欲觀東使
行儀使之坐年之則七歲稍頴悟問誰家兒從者云
蘇老爺以病休官還鄉庄在永昭寺河上又云此郎
哥哥在京任禮堂饋以油果乾魚兒嗅而不食紙裹
而去夕使譯官李樞持紙扇之幣往見則歸云庄舍
瀟灑秋果滿園通名則自迎中門甚欵接且問告喪
外有何所幹乃以請　承襲與賜諡爲對因言從前

部議多遲行李久淹今行尤望遄歸蘇未此易耳任子貝和樂方為禮部正堂我當通之云聞果付書于鳳人之入燕者云

山海關收稅官金尚明卽義州出身汝圭之孫丁亂汝圭兄弟四人入來以先達二達三達四達為名云尚明之母為皇帝乳母故有寵為近侍特除監稅欲其富云義州灣上軍官金震弼卽其同姓再從尚明極待之且於關門不搜撿使行皆令乘轎過遣人護送于宿處又致羊猪果實辭羊猪受果實譯輩隨震弼去從容談話且言竣事遄歸之懇則云當卽通于

內閣阿克敦克敦曾使朝鮮必顧念矣仍問西征事
則云已有捷音擒其妻子匪久當罷兵
呈表咨禮部翌日禮郎二人以其堂上意來不使通
官傳語以書問之曰堂問 前王以承襲重務爲何
竟無遺詞哀籲爾 世子未經奉旨封王爲何以追
封邀封一併遽請答此皆據舊例十三年亦如此矣
先王豈無遺詞 王妃表中所云托以國事者正謂
是也 世子雖未及封王舊例莫不並請旣請邀封
則追封亦在應請故 王妃敢據例仰請矣告訃時
承襲邀封之並請自是一串事故順治六年十六年

康熙十三年共三次告訃莫不皆然而今承詢諸未知有違舊例否禮郞不復答而起擧手而去或云侍郞景日珍之意云未知的否而聞琉球新有封典禮部受巨萬之賂云我 國封典曾無行賂之例今行亦無示以微意故乃生詰難操縱之計以睹賂遺耶其後更無來問者未可料度也

漁陽河通河漕船未歸檣柁如簇其中有山東河南廣浙人詳問海賊消息皆云今無可憂張鄭遠遁絕海無復形影漕河往來雖不浮海入山東界則十餘日沿海行船若有賊虞豈可行船云

鎖館十數日文書去來亦未可詳使事茫無頭緒一
館莫不菀悶使行每以譯輩以買賣不欲速歸爲可
駭今則所齎物少價平又無久可爭者不可歸咎於
此矣副使以爲通官阻問病於東醫者又不令灣裨
之族穩語叙族此等操切今行特甚云此必失其歡
心如此而可望隨事來報乎固宜別樣厚待以華其
心吾以不厚賂爲咎又若以不能自擅爲恨蓋初來
不堪𧶜𧶜且不思通官之無能爲而無所聞矣其種
種需索及饔取行中斂銀已不貲今又無名別贈甚
無意味姑以權辭緩其意聞士傑與奉善以淸語酬

酢時清譯吳泰齡竊聽之則云禮部諸堂以爲東國來請大典必有幣物於我部而通官輩從中自食可痛士傑將當次東去不可使此人有利宜不送之云相與竊憂果如此言其於禮部無力則可知禮部之垂涎如此通官輩何能容力琉球雖有賂幣於封典我　國於應行之典不可開行賂之端也甲寅則以王妃冊封之持難不得不用賂今則又無事端尤不可賂矣

嵩山僧永清客寄北京法華寺我行亦寓此寺清不剃髮鬚舉止頗狂疎能靜坐合目口念梵經辭氣不

俗聲音亦中土正音余數邀與之語淸向余求得一袍乃買與之以詩謝曰種竹春來發笋芽栽荷夏至長蓮花人間天上尊榮客盡是當年作福家余不欲吟詩以答書其紙末曰喜爾不俗憐爾漂零施以布衣何足爲謝退之留衣豈爲福田子瞻捨帶要鎭山門吾亦然爾

西洋人蘇霖戴進賢來見于館中以書謝之兼論天主之學且問曆數之術其答不甚明白且期更對論確

崔壽溟得菊四盆列我炕下初則靑蘂七八日黃白

爛開花辦亦大靜臥相對悠然有東籬之趣仍自笑於心曰元亮不折腰之節必不來臥此中

行路或有夢還鄉疇而甚不分明最多藥院之夢昨夢入診隆福殿上如平日似若有 移御動駕之事心甚悶憂極欲請止未及發言而驚寤西室誦經僧方叩木魚念南無阿⿱穴盃夜猶未分矣

副使論良役曰各道監司若極意搜括則可得軍官牙兵保漢等冒入者其數甚多雖不侵士族而人徵一布前納二疋者但徵一疋可充收布之數均役無難事矣余曰舍兩班則可謂均役乎搜漏丁可能當

已微布之人數乎此亦可知也
器托以汲水數出遊覽每歸輒言城闕市朝位置之
好街衢物貨繁盛之觀讚歎　成祖刱營之壯余因
讀兩都賦指其中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
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
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
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曰如此否器曰正
畫得詳矣余曰　成祖定鼎于此非萬世長策恨無
班孟堅筆力誰作兩京賦雖能作之爲誰諷之爲之
愾然

十月初九日會同館提督尚崇坦開市官馬缺等急來示以清字小紙曰此皇旨也不下禮部下於閣老使之速問以奏立於炕外而促其對清書云下令朝鮮王爲王幾歲問偁來使且偁國如此爲王年久又有否卽書對曰本國 先王於十三年卽康熙受封今年 薨逝自十四年計凡四十六年本國 先代惟 昭敬王享國最久 明朝穆宗皇帝隆慶二年戊辰受封 神宗皇帝萬曆三十六年戊申 薨逝凡四十年於 先王爲五世祖

疎齋集卷之十一

疎齋集卷之十二目録

雜著

喪禮定式

漫録

良役變通私議

雜著

喪禮定式

古人云喪禮從先祖凡人家自先世久已行者苟非大害於禮意者不宜擅改輕變而其或因循習俗失祖先之舊者不可襲謬而不復其初吾家喪禮久遠則不可攷矣而自王考文貞公所嘗講行及先府君兄弟居憂時所論定者皆可傳守勿失而中間或有隨俗舛誤豐約不中者今一依先規又採儒先之論以補其未備以遺子侄俾勿失墜云辛巳仲秋書于

馬江塋室

一喪禮並從喪禮備要

一殯殺韜尸之用禮有其制近世卿相家或有用之者我家自先世未嘗用盖只便於未斂之頃衣裳不亂非如絞衾之不可闕者今宜從先不用

一婦人服吾家曾多用大袖長裙或間用衰裳盖大袖宋時衣家禮因溫公書儀丘氏加經帶衰服見儀禮圖說沙溪以爲朱子末年所定好禮家當從之吾先世既無定規今當以衰爲正

一童子服沙溪曰凡服必相報長者於童子已遞減

其服則童子於長者亦遞減以報之明矣惟祖父母曾祖父母則係女雖適人不降之義童子亦似不降也今從此（辛巳諸孫之殤服俱不降）

一古禮玄六纁四各長丈八尺雜記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家禮云家貧不能具此數則玄纁各一可也以此觀之古禮亦不一也吾家自先世皆用玄纁各一長丈六尺蓋葬時贈玄纁考之古禮旣夕禮曰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疏云贈玄纁束帛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重君賜而設也後世雖無君贈家禮存之疑亦存羊之意也吾先世

之不必備六四之數者不但取家貧不能具之文而已歟今宜從先若卿相禮葬自 朝家贈玄纁則雖非帛亦當用 君賜○禮葬所贈玄纁乃苧布也

一明器下帳苞筲翣先世皆不用今當從之朱子亦不用、

一地灰古禮厚同旁灰今俗以風水說謂之隔生氣不肯用澤堂李公湜非之曰今世士夫中惟白江白洲二公從我言築底灰又曰若使石灰能遮斷風水吉凶則今人家墓山龍虎案對一無其應只有一穴之應何不於五面併去灰築耶其言甚有理嘗考我

曾王考楊根葬時所記地灰用幾寸今當從此
一松脂古人多論利害或云南方濕土不堅凝集虫
蟻或云鎔化則失性或云有地火則禍尤不可言或
云千年成琥珀程子見古棺塗瀝青甚美亦嘗用之
吾家楊根山用幾斗鎔於槨外灰隔之間祖考交河
初葬亦依楊根用之二十年後開壙堅瑩甚好而間
間有空處如蜂窠儲清水疑是鎔瀉時有空處濕氣
凝露而儲于中也又聞人家以生松脂作屑以鐵杖
築之云此無鎔化失性之慮又無中空結水之患此
既先世所常用者又是交山之所經驗者今欲以生

屑築用

一炭灰防木根避虫蟻古人多言甚好而吾先世皆不用今世亦無用者豈以炭末難堅築壙中加潤爲慮歟今當從先不用

一朝祖依丘氏儀節以魂帛代柩若亡人之子孫之主先入祠堂而靈座朝祖於階上子孫之主在於龕椅之上神理人情俱似未安而古今禮家俱無論此者辛巳之喪以此問議于知禮人則以爲情禮則然而禮無明文不敢專以禮許人日後當廣問講定姑存之以備遺忘

一檀弓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夫子善魯疏云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也朱子曰古者槨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聖人既善魯之合無容別議而今以久遠之慮言之容二棺於一大槨之中其蓋當用長板築土時已有中撓之慮況木朽之後壙口濶大灰土易陷此甚不可不慮也朱子之言則今人多用合木槨亦不可引重矣今雖違聖人善魯之意同穴各用槨槨間用隔

灰厚若旁灰則可無後患且戊午王父母抱川遷窆時已用此禮今當從此

漫録

余於流遷禍患之後神精日覺昏瞀昔之所記想漸就茫然遺忘顧一身窮厄已極何足控揣但平生所聞者先世德行言語遂恐泯然不傳乃於少惺惺時隨思隨記若其著于碑狀者則不録然尚多闕遺亦將追補而計自此以往亦恐愈昏忘矣悲哉其他所嘗聞見前輩事及文字間可記者往古事可傳者余所經歷可述者並雜附于下亂無倫類如得寫手可

以更定而只爲窮寂中自遣之資非足示於人也已
巳仲秋丹丘覊客書

先祖密城君 世宗大王第十三子母愼嬪金氏（以士族選入後宮墓在南陽銀城里）録佐理勳 世祖朝初設五衛都摠府首以公爲都摠管（今摠府先生案公名在首）諡章孝公公之世諸大君王子鮮克令終而公獨被榮寵至今子孫緜緜冠冕不絶其必有至行醇德之所以保身名而裕後昆者今無以得其詳可爲悲恨墓在廣州其自山宅基在水口門内南小門洞中間宗孫微弱爲他人所占先王考與諸族人議償其直於所占者還其基

告于　朝而官奉祀孫耊其後先考又與諸族人合力立廟於其基

雲山君即密城君第一子也策　中宗朝靖國勳墓在其自山同麓

廣原君即匡城正第二子匡城即雲山君第三子墓在南陽後孫大純鼎至奉祀廣原初封守後以先祖考貴　贈君博洽多才藝堪輿相數之術無不通曉言諸孫多驗自卜壽葬於抱川鑄金山下雙谷至今為世葬之地

高祖考僉正公始離宗爵力學登科自此科甲不絕

五世公嚴於宗法辨别嫡庶時庶派之仕於 朝爲顯官者甚多每於祀廟時不許同列故諸庶多怨嫉以是官不達後 贈贊成

高祖妣鄭氏有士風工女事傳以爲一日治紡絲幾一斗製短衣十四稱云享年幾百歲每日早起受諸子孫拜謁令侍者必具飯羹以待諸子孫及族人之進人問候者子孫滿前緦功之親同在膝下傳以爲一家盛事

曾祖考事跡備載於先祖考所撰行狀及淸陰文正金公所撰碑銘嘗聞于先祖妣以爲公筆法極敏妙

一儒筆書十數札墨未乾云所著詩文亦多可傳而昏朝獄事屢起辭連於季祖考生員公庶族之在家者悉焚家中文書而混燒之故今不傳可恨晚年憤世托麯蘗而沉冥或肆言不諱或出遊無遠近時玄軒申公謫春川白沙月沙仙源諸公皆屛居鄉里公或匹馬徑造相對怡然有時流涕慷慨云玄軒集有所贈詩

時爾瞻之妻於公爲再從妹公嘗往見謂之曰妹之沒官爲婢在何時耶聞者股栗亦以公高潔辜凶不得加害云

先祖考文貞公德行事業至今昭在人耳目爲世楷

範不暇　二記錄而嘗聞諸一家其衰老之後神彩
尚暎帶傍人眼光淸瑩鬚髯若神所進食平生日不
過數合步履甚輕利身長亦過於中人云
立朝以來　國家多故未嘗一日安坐今以狀碑所
記觀之出身在於廢君嗣位初年其十餘年間飽見
世變棲遲鄕里　仁廟改紀之後始入　經帷臺省
遭逅變及丁卯虜兵其間以暗行號牌等御史遍巡
湖嶺又以體府從事巡邊受湖西節於仁居變時受
嶺南節於丁丑亂後壬午爲賊煒所告被執入虜庭
癸未又爲虜人所拘留瀋二年乙酉以言事竄沃州

旋移三沆　孝廟恩遇敻出千古而以虜有煩言不
得一日安於台鼎之位雖逢時不幸其勤勞辛苦罕
有比者矣
自丙午以前卜得白江別業奉曾王母居焉有　除
命輒辭或不得已赴　召旅食于京不復久留盖公
自見丁丑之變無意於仕宦但以　主恩繾綣未免
時一就之每與人語自稱亡國大夫且公以獨身無
兄弟自亂前已有深憂奉大夫人於此矣丙子由水
路入海灘安過於搶攘之際爲親深慮計之素定者
如此

其在沃州時有移配三江之 命時賊黠從中用事禍機莫測聞金吾郎猝至旁郡莫不驚駭家人至於涕泣公已就寢仍穩睡如常明日乃知有移配之
命
其以使臣被拘於虜也虜人詰責萬端公辨對抗直不少撓屈虜人益怒鎖館而不通水火公亦處之逌
然
祖妣尹氏領議政承勳之女夫人之兄珙廢朝時竄通川奉大夫人居謫大夫人卒夫人往焉殯處火起將延及於靈座夫人號哭奔赴以卒後旌門閭

祖妣豐川任氏有至行順德早歲于歸曾王考已有
疾病夫人輒承事無愆先王考以獨身仕於 朝多
不在家夫人奉養曾王母極致誠敬平生未嘗有不
如意事先王考有媵侍數人而家庭無雜言覗其出
有恩意
嘗言人家鮮不以勤儉而興逸豫而喪每見諸孫之
怠惰不勤業者輒責之曰汝祖考雖年高官達之後
每公退而歸家夜朝必危坐讀書必有課式課諸兒
甚篤汝諸父兒時蓋無無故閒遊之時是以持門戶
至今日汝則將欲爲廝養乎婦人之或怠於紡績酒

食者必戒之曰吾少時家業益貧窶婢僕鮮少凡祭祀賓客朝夕之饌皆自具焉冬則手爲皴凍常以年少婦女服勤爲常事近世婦人則罕見親執饋事者

季祖考生員公號鑪隱少有至行曾王考晩年病酒或騎馬獨出家人不知所向公輒徒歩隨之通宵榛棘脚爲流血十年侍疾衣不解帶以此成疾竟至夭卒月沙嘗爲考官見公科文大賛賞之姜睡隱沆亦奇公才云後以先考官二品 贈吏曹叅判祖妣尹氏方嚴有法度見人不善輒面責不少貸夫人諸弟童土石湖美村諸公敬事之如嚴父長兄早卒宗孫

幼弱夫人盖之以已所分得田民俾得供祭祀
伯父嘗教余曰爾生父叅判自兒時有至行七歲吾
先妣得産後病阽危爾父晝夜不離側扶將救護不
異年長之人目不交睫凡十數日其時一家諸長老
皆稱歎不已
申尚書丈嘗云曾在 先朝朝廷無異議尊先公推
誠待人士樂爲交一時儕流之相許與誠近世罕有
吾亦仰交且以爲師表其氷壺之操陽春之和蘭馥
郁郁襲人至今思之有淚盈睫今世安得如此人來
尚記中秋月夜會飲於政府蓮堂也掌樂正某人亦

攜數樂來極與團欒公曰今日之遊樂矣念吾親必未眠君輩盍與我攜此樂以進以助吾親一時之歡耶座中皆諾遂連轡張樂往終南舊宅大夫人果未就寢聞此事而甚悅略具酒饌以待吾輩此事令何可見於人耶不但傳爲一時勝事尊先公悅親之誠隨處可見如此云

公平生無居第常借空宅以居故歲必三四遷多有窘迫難堪之事處之晏然不以經意破鞍羸馬人或有言之者亦不介意凶歲則多有闕食之時被服與寒士無異晩年屏居於西河屋僅庇風雨食不過蔬

糲亦怡然自樂常教曰咬得苦菜而不厭是爲士家風

常教曰士之處世當如閨中處子不可有一不潔已事又曰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此意不可須臾忘忽

有一大家初無子以兄弟之子爲後其後生子反以爲後者爲次子以己子奉祀公在諫職論正之有人惑婢妾其妾多不利於嫡子與孫憲官聞而治其妾其孫有與知之跡公極非其人曰君有一毫干涉之事是郎不是父母之意父母所愛雖犬馬必愛之彼

女雖無道固當積誠意以化不可如是作事重傷老人之心其人慚沮

先叔父西河公兒時好讀書不待勸課七歲時方讀書有新恩及第人具倡樂來謁于先王考者公背坐讀書終不顧見

自甲午至己亥連遭所後父母喪及先王考喪七年居憂飲食起居未嘗少變但於哭泣之餘講禮讀書而已

嘗曰東坡得罪程門且朱子以爲若得志其弊甚於荆公然世人則不知長處而忽之甚可笑也觀其平

生出處少有不合輒求出外脫然若翔鳳之不可籠未嘗一日安於朝可謂有士大夫風節
余嘗侍坐賜問曰從古君子之見幾保身終有令譽者當以誰爲首余卒口而應曰當以二疏爲首公曰然我本非有意於仕宦者特牽連拘縶以至于今向顧初心誠可恨也見今爾兄弟並顯吾家盛滿極矣此正爲見幾之時矣我志已決汝輩常不忘此一着也未幾公遘疾嗚呼慟哉
戶曹吏咸姓人僞造公文盜官布六七百疋公判戶曹時覺而抵之罪移刑部斃於杖下公疾革時尙曰

咸吏之死人無以爲冤乎盖病劇已覺其不能起點檢平生行事惟此事恐或有未盡者也余曾貳刑部考其文案其僞造極分明同事者亦承欵此於情法無可免之理矣然公猶不忘於惟幾之時其惻怛之仁未嘗枉害一人亦可見矣

公嘗遊東海見安邊鶴浦之勝遂卜居於黃龍山中築室將徙居焉又於海州結城傍又卜一區欲居焉盖未嘗一日忘退休也

高祖考季弟察訪公早卒無后以後事托於先王考
王考別廟而祀之其夫人某氏寡居以來素食終身

家中老庶族及老婢僕嘗稱以爲素夫人云

外曾祖考秋浦公少以儷語鳴世其魏野謝晝幽居表乃十八歲時所作云至今膾炙人口

壬辰後力斥和議事見牛溪集爲黃芝川作檄文曰奸臣首倡幸蜀國忠之頭可懸廟堂力主和金秦檜之肉足食筆力可謂森嚴矣

外先祖莊武公衡以武將歷事　成中兩朝南征倭北伐胡累有功官至判書其征倭時登建節臺有詩曰建節高臺起大風海雲初捲日輪紅倚天撫劍頻回首馬島彈丸指顧中老而退居江華燕尾亭日炒

豆數升招村兒以食之使之移稚松種于海岸幾十數里人問曰種此辛勤欲何用公曰 國家七十年後當得力於此其後壬辰之亂倡義軍入江華斫此松造船云

余所後外王考久堂朴 公以誠孝聞於世 朝廷旌其閭公於 仁祖朝製進月課反哺烏詩曰士有親在堂貧無甘旨具微禽亦感人淚落林烏哺 仁祖下問曰此人有親耶仍 命賜米布其誠意之感如此

公兒時出遊江頭有一宰相方謫去親賓送江上仍

招公上船問其年曰我亦前壬子生令公作詩以別之公卽成曰前後生同壬子年去留心事此離筵天無竟日雷霆怒莫恨潮州路八千公時年可八九歲耳倉卒詞致之圓熟若成人人以是期其遠大

余於童騃之時雖及承事亦何能窺見公德行之一二尚記公於城西宅爲大夫人頻設宴席聚會親屬及親賓自着彩衣舞蹈於前或跪吮大夫人乳或自歌而侑酌歡愛之誠至使童孩油然生孝悌之心其後亦見公於宿外時早起招侍婢問候大夫人安否待大夫人起寢卽入省每於食時必入侍坐監盤饍

以進每出入必入告終始不替

一日拜公於江上宅中門外新構一草堂極樸陋公處其中見其糊窻紙逆連卽命改之仍舉古語以訓侍子弟其時余不記爲何語到今思之此朱子却不是理黃直卿自欺之端之語也其克謹細物如此

公與金柏谷子公得臣相友善到老不衰其遊若弟兄焉子公疎濶不曉世事世以爲笑資公獨愛其如此而能文子公亦視公如蓍龜每歲自槐山來翛然相對怡然相樂人莫得易其交也

內舅叅議黃公亦與公爲異姓再從兄弟一日謂余

曰吾見朴判書兄以汝爲兒雄余於其時未及定祖孫之名而公已有撫頂之愛如此

完平李公元翼平生夢兆多驗癸酉先王考按湖南節去路謁公於衿川莊公曰吾平生夢多驗曾夢吾死而公爲全羅監司來治吾喪今公爲此官去吾匪久當死矣居無何完平果卒

申玄軒之從子鑑一日來拜玄軒公問曰汝自何來對曰聞鄭弘溟自鄉來往見而來矣觀其文學行止似勝於松江矣鄭卽畸菴松江之子也玄軒作色責之曰爾何言之妄也吾於壬癸年間爲松江從事官

方開體府於江都乘船出海風濤洶湧船上不安余等氣亦不平下休于船樓下板屋傳云體使招從事余與同官進則松江在樓船上上頭據胡床而坐把杯引飲氣岸軒豁見吾輩曰今夕月色如畫海波贔屭儘一奇觀從事輩何不與老夫共此賞縮頸於樓底乎仍悲咤感慨意氣激昂吾雖不識弘溟必不能有如此氣槩矣

白沙窟北靑諸舊日褊裨遝行其中一人曰相公有何罪而垂老作此行耶吾當以一劒徃斫奸人爾曺等之頭以洩此憤相與泣下慷慨鄭錦南乃曰君過

矣君若爲此舉快則快矣史臣書之曰盜殺禮曹判書李爾瞻事不光明其人乃止如錦南者可謂有春秋癖矣

錦溪君朴東亮壬辰扈從時從官幾盡分散獨錦溪不去兼六曹郎及內乘備局郎弁佩六曹通符明敏善辦事以此受知 宣廟官至一品年尚未四十廢朝時以錦溪亦在 宣廟所顧托七臣中與諸公共入獄錦溪供辭語及 西宮以此羣凶藉口爲一大罪於 西宮反正後用是論罪竄斥久而放還坐廢而終洪鶴谷瑞鳳挽詩云摶鵬忽失扶搖勢病樹虛

經爛漫春世以爲名句
浦渚趙公翼以孝行聞但性疏濶而分明於恩讐譽
之者亦以此爲任眞先王考爲湖南伯時公之子來
陽爲龍安倅不勝任殿最置下考公怒之其後送節
扇亦却而不受怒久不解甞論先王考曰某居扶餘
樓臺亭觀羅絡山上儕擬義慈公之作事或怪駭如
此又沔川多親族有一郡守辭去公囑以護恤其守
以事杖其一族人公亦大怒極論沔守不治狀作沔
川郡守傳以示客云庚寅先王考入爲上相公方在
同台同事頗久乃白于 上曰臣少時誤識李某不

與相能今與同事始知其清忠正直亦謝前過於先
王考云
潛谷金公堉少貧甚有重名嘗居嘉平潛谷采薪入
京賣以資食閭市紙借人綱目手自移寫爲太學齋
任時每自嘉徒步入泮村洗足偪屨入齋議事言論
灑然塗墨賊瞻等名於儒案云及貴顯營堂宇先王
考素與相善或時諷之而不能從
丁丑虜人令我 國文士製勝戰碑文竪於三田渡
上谿谷張公方居憂以 朝命撰出其中有乾清坤
夷語虜以爲以清譏其夷不用而用他文其後谿谷

集將刊張判書善澂乞序文於清陰清陰序之其末
曰昭明太子有言陶徵士白玉微瑕乃在閒情一賦
云云盖以撰碑爲未盡也張累請改之清陰不之許
仍以刊行
海原尹公斗壽被慘劾於臺官將出城往詣完平家
完平方以都憲與其事諸臺官方會於其舍議事忽
聞尹公至咸驚駭且恐完平失言公入諸臺避壁後
以聽公乃曰今乃論我罪至此我不必辨而我忝廟
議欲作某事行某令而未及矣此　國家大事不得
不相托仍相別而去時人服其量云

桐溪鄭公蘊立節於昏朝丁丑在山城 上將下城
以刀剚腹不死可謂卓然矣嘗與延平李公貴論追
崇事於 上前李公爭不得憤詈曰此人曾為羅州
有某事鄭公乃徐曰臣果有是事當別論罪今日之
議恐不干涉鄭公性坦率嘗為羅州曰古人云食君
衣君己之章服盡自官辦為親設宴載酒數石往嶺
南凡事多類此谿谷以暗行聞其事歸言于 朝以
副學召還公夫人頗有獅子吼公憚之謫島中十餘
年乃有一妾歸不敢置于家嘗為南原府使特置其
妾於閭舍每託以見友而出暫見面而入或問公曰

公曾不畏爾賸賸輩凶熖尚何畏夫人乎公曰不然賊
賸輩殺則殺矣此則長日侵虐正可怕也聞者齒冷
延平李公言語多率易麤疎壬辰之亂以前叅奉赴
行在朝廷差公召募官使之集粮餉詣廟堂受指畫
時有一原任大臣坐睡者公乃曰我各位卑微恐未
辦事願得睡大臣則足以藉重聞者大噱每於上
前論事言語多差謬或有觸激必怒罵人崔遲川集中
論李公言語甚詳世以此笑之其忠誠款款愛人樂
善出於天性故能掩其小節之疎
延平自儒生時喜陳疏其妾有歌者每歌必唱今日今

日之曲公曰爾今日之曲尚可已矣妾曰何如主公之誠惶誠恐淸陰平生寡言笑雖倡優雜戲人皆絶倒者公一不啓齒有一新恩家設聞喜宴時優人朴男者以獻戲名世其家謂男曰今日淸陰相公當赴宴汝能作極可笑之事得其一笑當厚賞之淸陰旣赴宴男陳雜戲淸陰一不顧見男乃卷一紙如上疏兩手擎之徐步而進曰生員李貴呈疏仍跪而展紙讀曰生員臣李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滿座皆絶倒淸陰亦不覺失笑云

澤堂李公植初出身時筮其立身行已得澤風大過

仍名其堂曰澤風堂制像其卦中一間作房壁以實
之前後二間虛之堂前鑿小池池中樹一柳以爲澤
滅木楊生稊之象云自此身事一以其卦大象爲準
則集中有辭堂文蓋其尊信如此頃年 贈官賜謚
致祭余掌撰祭文有曰澤風之象奉若神明乃實事
也其亂松磵公亦筮得泰之二爻平生言議以朋亡
爲主論救民華弊之政必曰用馮河每與人論其先
事即亹亹不已尊之以大賢地位又言自大過轉變
爲泰之道其言靦縷人之初聞者皆聽瑩藥泉南相
國九萬文嘗曰初聞季周之言殆非世間言語久久

聞之察其誠意有足感人者矣公有至行於其喪中始知其先公爲人出於凡常與兄弟日夜追記其行事以爲我有賢父而生時不及知吾等罪人也悔痛刻責俱成心恙其伯兄修撰不勝喪而殁公則抱疾十餘年我外王考久堂朴公憐其善而有病使讀心經求治心之法自此病少已仍出世路仕宦余每見公言其父兄之事心火輒動通面如丹氣竭聲乏而猶不止若公者可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者也

松磵好服松葉以爲可以療飢又考國初救荒方有松葉作末之法請於 朝頒布其法於諸路使之錄

刊久傳人或笑之民多不從時申汾厓爲江都留守見其令覆稟廟堂曰將懸板於官門乎將於客舍乎蓋有譏笑之意是時蝗起食四山松葉殆盡有人作詩曰虫食四山松葉盡相公何處施經綸又有客言于公曰松葉若可救荒則誠好矣某有一策無採葉乾舂之勞如何公喜問之乃曰令飢民日出時東向吸氣則好矣仙家豈不以餐松吸氣同爲良方耶聞者絶倒

崔簡易以承文提調撰事大交隣文字諸提調各言其不合處殆至於全無本色乃作詩曰從人安字轉

成蠅

余先世有一傍親記性奇異文字一經眼不忘能遍誦四書三經不差一字操筆不能成問候例札嘗渡江遇宰相家喪行船上遍看其挽詞百餘幅其宰相乃親黨後往其喪家喪家失挽詞所謄册乃曰吾可記令人操筆盡誦其詩及各人姓名職銜後得元本校之無差云

趙判書啓遠語人曰漢史言凶奴以李廣爲漢之飛將軍世果有飛人矣昔侍　昭顯世子質燕時虜人凡出戰必與俱使之觀戰一日擊杏山堡虜其將一

人縛致軍前將戮之其人曰我所服盡綾段污之無用汝可脫取而後刑胡人果解綁脫其衣其人乃奮起奪一劍踴身空中飛若輕燕以劍從人頭上斫之幾殺十數人氣盡而下乃殺之不能知其名云

虜人之伐錦州衛也徵我師赴援我 國送砲手數千虜人每令數胡護一砲手以爲前鋒作雲梯薄城先令砲手放砲以登城上人不能敵城遂陷城中人開一門紅袍將一人乘轎出男女數千人隨出向海去盡投於海戰伐殺戮之慘古未有也余再從祖都正公以宣川府使爲營將領軍赴徵其家老奴鳳伊

者嘗爲余言如此嗚呼悲哉
是役也星州砲手李士龍者在軍胡人迫令放砲城
上人呼曰朝鮮人爾忘壬辰年　神宗皇帝罔極之
恩今乃助賊虜害華人耶哭聲震天士龍不忍放砲
每放輒去丸胡人覺之殺於軍前士龍含笑就戮已
而城上揭一金字牌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云後
朝廷旌其閭復其後嗟乎義士
皇明之亡伏節死義者甚衆殆不可數　太祖皇帝
創業垂統必有所以致此也如　太宗之入方正學
等諸人能死義又如建皇儲等事庭杖而死者相繼

抗言者亦不已　皇朝此風誠前古所罕雖不能終救淪喪足以扶千古之綱常矣雖然甲申殉國之多亦由於　崇禎皇帝死社稷之得正也嗚呼悲矣弘光永曆縱不能以一旅復少康之業若得人而任恢復之策因天下義士之心灑血誓天有薪膽之意則亦可以為晉宋之南渡而奔竄於嶺海之間而士大夫猶不忘黨議兩君又不能刻苦以至于朱氏無遺類可勝痛哉余每讀　明季遺聞之書未嘗不流涕也如瞿式耜史可法者早進用於甲申之前則庶可有萬一之幸耶史之答九王書眞令千古義士腸

裂心摧也

自古大國革世而藩國之陪臣能爲大國立節者未之前聞況外國乎如丁丑年間清陰桐溪及斥和諸公之事誠曠古所無如夷齊文山皆親北面而事殷宋者不可與此比也嗚呼奇矣未知卽今天下之人雖服左衽而拜氊裘尚或有秉彝之天知所以表章於後世耶

易云碩果不食其傳曰將有復生之理也此理誠無時可滅目今天下盡剃頭髮服短後如冕服冠帽團領纓子之屬罔無可用而但爲我　國而置之是衣

冠一脉正在於吾東也他日眞人之奠中華文獻之徵其在是乎

我　國欽敬閣初在　景福宮宮燬之後廢主令李冲董其事建于　昌慶宮西偏久廢而其地入於萬壽殿基云其儀軌在於政府大略閣中設山山上設日月山間有天女神女之屬山下設耕種耘穫之狀日朝升于東暮沒于西春則耕夏則耘秋則穫機關設于下以水激之矣報漏閣尚在東偏而器物散落不可復識但有漏器漏人用之而已

余庶叔敏哲氏自幼有巧思自鳴鐘硏來我　國萊

人學其轉軸之法於倭人傳之于京不能詳雖有其
器不知所用先王考亦得一鐘而置之叔乃於靜處
默看其機軸盡拔釘各解而置見者駭之即依舊合
成自是始覺其法云時年僅十餘歲其後從王考在
沃州又於冊床上刻水道水迂回而落器能分五更
王考以爲老人夜長無寐若作漏器知更數則好矣
教以書傳璣衡渾儀兩註輒曉解無疑遂求竹銅作
漏器用木人十二時持牌出時盡則入每時擊鐘有
數設機關以水激之物力不給草草未盡其能其後
隨義州府尹鄭鑰徃義州鄭聞其事令造之比沃州

差備云已酉同春宋公以爲古制可復告于　先朝設局於觀象監多集工匠七八月而成其制作大櫃安水筒及鈴道機關於其中其櫃之南頭安渾儀六合三辰之屬一依古法環數略以意增損之日月各有環中不設衡而用紙畫山海爲地平繫于中從水筒設機結之於南北二極軸中以其力運環而天日月各遲速如法又於櫃之西壁作一龕立木人人傍置鐘每時至木人擊鐘有數持牌木人則前者入而後者出時刻遲速校之日晷不差水則櫃上安一器自此替入于筒中內外機關之運動皆用一水之力

擢進 先王嘉之命除職賞給優厚其後亦頻頻
召入使治其傾毁者近日此器久廢戊辰筵臣請修
之 上命遞叔寧遠守而修治比前尤備而病甚不
能盡其思云 上於熙政堂南修一閣名以齊政置
此器 國家若欲修曆象之政則於報漏舊閣仍閣
而安器械則可以盡其才而傳永久矣今年益衰而
病益痼惜哉又嘗制水車緩流止水則用人力急流
自激亦可用備旱而世不能用其制自創與倭國所
出輪車之制異矣
小學善行篇李文靖治居第或言其隘公曰居第當

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狹爲大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註云大祝子孫祭先時爲大祝云云非是自警篇云富韓公之父貧甚客呂文穆蒙正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見而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云云然則大祝宋時宰輔子例補之職歟未有他考

數年前我 國价川人曹禮男者病風忽逃入彼國彼人執而出送其咨文云問其名自稱介親城人左聶那密蓋其人不通漢淸兩語只以我言答之淸人以漢音飜譯也謂川爲親而以曹爲左以禮爲聶以

男伊爲那蜜考四聲老乞大等册正然以此推之前史夷狄之名多字數音聲牙而無義者正類此以中國音飜譯之故也余於其時兼漢學教授試譯官等月講書出朝鮮介親城人左胥那蜜趙江入來使讀之諸譯不能曉其業不專可知矣

北道官妓逸仙者始無節行一與太守之子情好遂矢死守節及太守之子在京而歿逸仙奔哭終喪仍守家不歸以終身其始守節也官人威迫萬端終不移此與河間女正相反矣豈女子之感結於男子者亦如豫子之於智氏者耶論其類則不異矣其後復

其家云

燕行過路有祖大壽牌樓石役極宏麗云祖即 明名將祖承訓之孫而兵敗降虜者申汾厓以使赴燕題其柱曰征遼第宅半頽零門巷蕭條草樹平等是男兒終有死李陵何事誤家聲

史記刺客傳贊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世皆以稱字作稱道之稱而讀之殊無意義當讀以稱足稱當之稱言世人或以爲使軻能稱成丹命其難如粟角此言則太過又言軻嘗刺傷秦王此言則非也公孫季功之言爲可信也云爾

宜拙南尚書二星嘗謫白川公嗜飲謫居亦不輟其族鄭姓在朝者能談命貽公書曰聞叔杯觴不止今歲運數亦厄何不自愼公以詩答之曰萬事懶從詹尹卜一生常恨楚臣醒人以爲警切

鄭相太和有宰相度先考嘗退朝曰見鄭公坐於朝班雖未知才識事業之果如何而氣像儼然足以儀表百僚亦一時偉人也

余於六歲時以家中有故往在於庶從祖姑尹氏爲崔寧越魯詹妾之家其家南卽崔本家崔已歿崔之夫人獨在其家爲夫人設宴以娛之鄭相以夫人之

姪來會余爲觀其宴樂雜於諸兒不中立於筵外鄭公望見良久使人招之仍問姓名世系使之坐傍罷去時仍率而往其後每歲封節扇以送及余纔勝冠公已卒余初出身鄭美叔濟先言曰吾見判書叔卽鄭相嵩載以爲先公每稱李副學家第三兒今出身者是也吾欲一見云余曰鄭公若以我受知遇於先相公而欲見之則當自來見之何可使君邀我美叔笑而去

辛酉通信使自日本還言倭人有木楨榦者能好學讀書居喪用家禮隣近或化之評論古今人物我

國則以退溪先生爲首云蓋似購見文集於商譯輩矣外夷中或有如此之人可奇
世傳太白山潢池傍有　國祖陵墓人莫識其處今三陟府西南蘆谷稱以　國祖陵守護者非也此與潢池稍遠此或輿地勝覽所載　穆祖皇考妣陵者耶亦未有考證云　仁祖朝有上番軍自言能知潢池　陵墓者遣禮官尋之竟不得即今遺老已盡尤未易可尋而或云峽民獰悍憚於官吏往來及守護不無傳識之處而終不明言未知其果然否也詩云緜緜瓜瓞自土沮漆此地即　國祖所嘗居而爲萬

歲之葬者也何異於周之漆沮也而今不得識其所可勝恨哉余亦　王室之裔尤不勝愴恨也

原州南面丁持平時翰之外祖李誠立墓在某山頂年其家遷其墓開土得一誌石與銅瓶其誌石云高麗王子國亡出走落髮居法泉寺侍臣數人從之死葬此云其家仍還埋其石麗亡未知有此事否不出史牒未可憑信然其石必尚在土中問其處而見之則可驗矣

東陽尉申公翊聖以名父之子少以詞華氣槩稱丁丑後退居漢上白雲樓以終亦一佳公子矣余内外

王考俱與相善外王考罹禍後撫恤諸孤經紀其家事有古人風云

東陽嘗曰兒時聞宋經略出來出觀於慕華舘經略衣紅袍乘八人轎李都督如松以下跪迎于道傍經略不下轎而過去都督自牽其馬鞚隨後步行良久而乘馬中國文武官體貌逈隔如此云

自古計田皆以畝（三十四步爲一畝）獨我國以結負結負之法亦以尺計之而又準畝所收以作結法名雖殊而其實則同凡田分六等六等皆各有尺尺隨等漸長該等田畓各以其尺量之而煩亂不簡故量田時

通以一等尺量之二等以下以筭除之令各邑書員輩學習而其法又與遵守册（戶曹所置量田式）所載者異至於把束多差取簡便而不用舊法故也盖遵守法則各等定其法數乘之於尺數俗法則有潤除之稱自古筭書無潤之名觀其下筭則乃留頭乘法也詳論於田筭撮要

詩書事相見者頗有之書云公作鴟鴞之詩詩有其詩書云率其旅若林詩云其會如林書云公劉肇基王迹詩云公劉實始剪商書云月之從星卽以風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古人之不喜爭端是無我之公朋黨之成實由爭端是極可戒處也如作銘名以訐頑砭愚何關於他人程子猶以爲起爭端而請改徂徠之慶曆詩是誠辨白黑別是非底言范富至目怪鬼而謂壞天下事韓公知歐陽之認易繫非孔文而終不問之程子與邵子同居洛極親厚而不論象數是亦惡爭端也

明末小說之盛行亦一世變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等書最爲大家其役心運智於虛無眩幻之間者可謂極勞矣世傳作三國演義者病瘖而死云誠不無此理其誣諸葛以怪神者亦足受此罪矣至於

水滸則極形容羣盜猖獗横行之狀故明末流賊悉效此其標立名稱以闖天王之類即梁山泊玉麒麟九文龍之遺法其弊已明著矣近聞清人發令禁小說云果然則此必有所懲者而然矣其他淫褻荒怪之作愈出愈奇足以亂天下風俗耳

孟子所引書多與本文異或舊本如孟子所引而中間傳誦之差篆隷之訛耶未可知也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箕子當殷亂而演九疇文王被幽拘而作周易孔子知道窮而著春秋是皆有大憂患也彼聖人固懷此至寶不於平時發之而

必出於憂患之後何也蓋知其無可爲也旣知其無可爲也則垂空言著明訓之外誠無以利天下萬世者矣若衆人則不然平時旣無其實以外患作他山之石始可以琢磨成玉矣憂患者其聖人之不幸而衆人之幸乎

淸陰之在山城裂降書痛哭也請斬主和人之言不絶于口及事定與遲川同在瀋館歡然如平生相與唱酬是時先王考亦同縶一館乃作詩曰二老經權各爲公擎天大節濟時功如今爛漫同歸地俱是南冠白首翁

追崇議作　朝廷言論各異其爭辨是非力相詆排自傍人觀之若水火仇敵罪罰相繼亦不相救及禮成之後依舊同寅故舊不失交情前輩處心如此風水之說上世所無古人則大事必卜詩之卜云其吉書之卜食洛皆卜定都以此見之葬地之卜亦可推也自韓信行營高敞地已有擇地之意其後數百年未聞有爲風水之論者至郭景純始作葬經自是漸盛云及至近世則欲專以人家禍福壽夭責之於葬地若是則所謂命者反不在於天而福善禍淫之理又不係於天威福之權專在於地此豈理也哉或

云萬物同歸于土土何有美惡之殊古人葬中野未
聞有以此生禍者此則矯枉過直之論也先儒豈不
言彼安此安之理乎人死知覺運用之氣散骨肉精
血之屬朽固無可以禍福後人者然一理一氣未嘗
間斷祖考之氣卽子孫之氣祖考之體魄安而後不
但可安於生人之心亦可保康寧壽考之福庸可謂
無此理乎雖然得巒頭理氣之吉而受福者難有水
泉螻蟻之災而生禍則易大凡天地之間吉少凶多
吉凶悔吝吉一而已如後世人主以金繩玉牒封泰
山禪梁父未必獲其應近日俗巫拾穢骨書人名埋

室偶其法極粗疎乃能病人殺人百不失一獲福之難生禍之易其類是歟

䍐翁云於寧宗朝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借看儀禮不能分曉不免以禮律爲證歸家檢註疏分明說云云此亦講學不熟之咎噫禮之難究有如是夫嘗看退溪集入朝時當內喪論以嫂叔之服及聞奇明彦之論而覺其非夫以朱子退陶之學當大事尚有未盡之恨況平居不窺一卷禮書遽當吉凶之變者其何以措之乎此則固不足言而三千三百浩浩洋洋雖大賢大儒容有未盡合者自宋濮議以來論

禮異同者相攻擊如仇讐至欲加之以罪吁其甚矣世或謂自周孔以後學問文章判爲二歧如農工之不相通蓋漢唐諸子能文而不知道因以爲皆然此固人自二之其理豈自判哉自古文士好論文章高下而其取舍或偏未有定論及朱夫子出而其論甚公其識最明其進韓抑柳取歐曾非王蘇豈一偏之見哉況註韓文楚辭欲取漢魏以來詩以至陶郭之作以爲三百篇羽翼者自是千古絕識豈可謂學問者不知文章耶李漢謂文者貫道之器朱子云文從道出豈有文反貫道之理乎後世論文者大抵多與

李于漢比矣

平生不喜柳文得朱子之說而尤信所見其長篇氣短而語急其短文頗有好者盖精悍雄强摸擬酷肖則罕倫而大抵無一唱三嘆之意

古者大事必卜如人欲知身命必當卜之若漢時司馬季主嚴君平之屬只以卜筮論吉凶命課之術未知起於何時而東坡云退之命在磨蝎我身在磨蝎一生坎坷相等韋得象云命有三合必入二府如此者甚多朱子亦云南軒謂我命官多祿少平日辭官文字甚多又謂談命有驗者是精力强又云神殺之

類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亦有此理後人太拘忌此則似指土地方位神殺而命課可通看耳然則朱夫子亦不以爲虛妄矣蓋嘗論之天地間自有氣數大而國家不能免焉如卜世三十之屬是已小而零瑣器物有成形則亦當有氣數況人受天地五行之氣以生安可謂之無氣數耶傅奕所謂長平南陽是係一國一鄉之氣數耳今夫人之生也有日有時其支干有虛旺生克其必有吉凶也審矣至於神殺之屬只是受制者爲凶旺相者爲吉假托名象特以愚弄人耳今之爲術者皆淺近鹵莽未見有精力强者而世之迷惑者恃若著

龜此殊可笑不可以如此而弁其理而誣之也然爲國家者有祈天永命之道衆人有惠迪吉之理眞不可委之於命而肆然暴棄聖人之罕言命良以是也

或曰人之生也造物者必吉此而凶彼一一用意於賦生之初耶曰造物者苟先有此意則不公而私也松栢之貫四時朝菌之不一夕特其所受有堅脆剛柔之不等造物寧有厚薄乎譬如人噀乎地出其口者大者如珠小者如屑高者遠揚低者近墜是豈其人一一用意爲哉

封建卽古聖人公天下之大端而自然之理也盖天

下之大非一人所獨治有土之尊非一人所獨享故瓜分繡錯犬牙相制上以固根本之勢下以分字牧之憂非苟然而已三代聖王因襲而不廢豈其迫於勢而不得已非其意而強爲之哉柳子厚以爲勢也非聖人意也其論峭悍強力當時雖有好議論如昌黎者識理不明莫有難之者至宋胡明仲輩追駁其非而朱夫子亦以爲太過盖與柳氏之議而特咎其爲言也不審而立論也有偏耳封建之革自秦斯始其言但曰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不能禁之是據其已然之跡而慮其方來也未嘗以私意追

探古人之心詆毀其制作之始如子厚之語也賈生亦以爲樹國固必相疑之勢是亦以尾大不掉之後弊而言唐太宗時有封建之議諸學士只依違不决亦未聞幷與封建之制而黜之也今子厚以眇然之身出於千載之後乃敢肆然爲秦斯之所不敢道者彼誠有凌三五駕湯武之意使之遇始皇如李斯必不止於罷封建焚詩書而已也唐之斥而不復非甚也幸也其意固欲與三古聖王相頡頏況世之中主與其臣乎苟進而任之必將變國家制度亂天下蒼生唐之亡己不待昭宣也若封建之議折衷羣言觀

其會通已有朱子定論今不可贅說而所可恨者當時門人無能聲柳氏侮聖之罪以叩於函丈之席得其鈇鉞之嚴筆之書而傳諸後也蘇子瞻以爲武王非聖人夫子極言之至曰使坡當國其弊甚於安石以此推之吾知夫子必以柳氏爲罪浮於斯矣

語類云夏商井田法簡不似周法繁碎夏商之制只見於孟子有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集註以爲商人始爲井田以六百三十畝畫爲九區區七十畝八家各授一區借力助耕公田此必有所考據也我　國平壤有箕子田遺址國人號爲井田但

見其溝塍凸凹莫識其制　宣祖朝叅議韓伯謙往
見之始以爲殷人七十而助此其遺制箕子雖受周
封禮與法遵殷之故與周井異因依田形而作圖爲
說頗詳其文集板本在原州鴒原山城余諦看其圖
每七小區爲一大區如是者凡幾區但不言每區爲
幾畝以朱子說推之必是七十畝舊法二十四步爲
一畝未知殷亦用此法也我　國旣不知畝法又未
知當量用何尺或云當用周尺周旣非殷亦未敢以
爲然律度量衡出於黃帝堯舜未知殷周同用一尺
而亦合鍾律否況今周尺亦無可準信恐難審量其

畝矣其助法九一之制則自朱子時已云不可考而
今箕田之形與集註所記殊異語類所稱法簡者無
乃以只有助耕無通力之作計畝之收而爲簡耶南
宋寄在江南殷周舊墟已不可得見況箕封一隅之
舊田夫子必無關矣當時有以若此圖者示夫子必
有據此而追究者也殷周之亡今已千有餘年雖中
國文物之所在其跡蕩然無一存者此田能宛然獨
存於海外偏域異日中國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豈天
意慭遺若碩果不食之象歟嗚呼可及見否北宋時
詔高麗進六經古文盖疑其有秦火前古文也古經

他本局廳下有分註俱屬兵曹四字

雖不可得惜乎麗人無以此田爲言者其時若令中國知之必能來審田形究得遺制縱不能行其法於天下亦可收入於經傳集註久傳于後矣

良役變通私議（議中多疑晦闕誤處而他無考校之道只以原本入印以俟見者究解）

議曰禁軍七百人（卜馬軍七十人）左右巡廳軍及諸處分軍合一千六百人扈輦隊三百六十一人內吹螺赤三百四十九人武藝别監局廳扈衛三廳各二百人訓局御營禁衛三大營（改訓局一如禁御兩營制）標下各一千二百人哨官各三百二十五人入防步兵各一千二百人

內外改三營三改三字
他本無俱屬兵曹四字

馬兵各一百二十人合內外馬步兵凡八千五百二十五人俱屬兵曹除兩界廣州水原江華開城長湍鐵原東萊及六道監司兵水使所在邑外選馬步兵二十三萬一千六百人分屬京三營輪回入防每一營步兵各七萬二千人馬兵各七千二百人各分爲六十番步兵二朔而遞十年一周馬兵一朔而遞五年一周三營步兵合二十一萬六千人馬兵二萬一千六百人慶尚道步兵六萬九千人馬兵五千四百人全羅道步兵五萬四千人馬兵三千九百人忠清道步兵四萬二千人馬兵三千四百二十人黃海道步兵二萬四千人馬兵三千四百二十人江原道步兵一萬四千人馬兵二千一百人京畿步兵二萬四千人馬兵三千三百六十人每道三分之屬三營假如全羅道礪山以南南原以北金

（溝以東屬訓局南原以南光陽以西海南以東羅州以東南屬禁衛臨陂以東金溝以西羅州南原西北屬御營他五道倣此）除當年三營入防者外京畿兵無事則分屬於水原廣州長湍鐵原四防禦春秋鍊之有事則入衛京師分屬三營五道兵無事則統於監司鍊於兵使有事則分屬於監司兵使或戰其地或入援京師六道牙兵合五萬八千人（水原廣州江華各五千人慶尚監司左右兵使全羅監司兵使忠清監司兵使黃海監司兵使及開城東萊各三千人京畿監司長湍鐵原江原監司春川各二千人各以其所居邑取之不足則取其旁近邑自中軍以下至軍牢旗手皂隷知印皆取足於此數中）六道水軍合三萬一千五十四人（各以其所居邑鎭取足如牙兵例）八道鎭堡山城兵合四萬人（如牙兵例）兩界兵合十三

萬人咸鏡監司一萬人北兵使二萬人南兵使一萬人把守一萬人合五萬人平安監司統清南三萬人兵使統清北六郡四萬人合七萬人監司兵使牙兵各五千人義州牙兵五千人在此數中內外軍額凡五十萬皆以良民團束之兩界及各處牙兵各鎭堡山城兵無論公私賤併團束之私賤伍役者否凡諸色保人騎步正兵束伍諸衛以兵爲名者一切皆罷之京三營標下及入防三營馬步兵朔布合二十七萬七千九百二十匹收丁布以給之其不可收布者宗室文武東西班正職出身生員進士老弱病廢流丐柳匠鮑尺忠臣孝子烈女功臣嫡長禁軍三營馬兵步兵入防者入防之歲全減常年減三分之二水軍兩界軍把守及義州牙兵全減牙兵水原廣州開城江華東萊全減鎭堡

土兵以上並依三營哨兵例有職掌者全減漕軍烽燧軍各陵守護軍內吹螺赤武藝別監扈輦隊扈衛廳舘軍牧子史庫直卒軍器寺別破陣譯官寫字官畫員內醫院官員兩醫司科員時仕録事筭員觀象監員役唱准樂生樂工司僕尚衣司饔典設司諸員各司額內書吏書員各司皂隷官奴婢校奴婢公私賤驛奴婢僧尼各道各邑有職掌吏皂隷品官校生中時任鄉任有司等也納米捕賊加資及史庫參奉忠義衛等不在此例此或以貴免或以役免或以無可徵而免者然非免其戶也免其身而已除不可收布者外年六十以下十五

以上則自公卿子弟至常民有兩丁者納布一匹四

丁者納布二匹單丁者納錢一百二十五文三丁者納布一匹及錢一百二十五文有五丁則減其一六丁則減其二(單丁二戶願合納布一匹者許)京用納京(沿海作米納三營者外弁納兵曹自兵曹分給諸司)外用納外(量用定數徵於本營門旁近邑各鎭堡則各於其邑)或曰此法何名曰丁布也曰曷爲有米焉有錢焉曰以布作米前此已行之矣錢則所以分合多寡而彌綸之者也曰曷爲不行戶布而曰丁布乎曰戶布則奸民合戶不可防矣戶縮則布縮矣且單丁數丁之戶俱一匹則欲均而反不均矣欲以上中下等戶而差等則二十口三十口當同爲上戶矣十五口十口同

爲中戶矣是亦不均矣且增減其口則豪勢者以上戶而冒中戶孱弱者以下戶而占中戶矣故必也計丁而收布以錢平其盈不足之數布以經之錢以緯之始可以無輕重不均虛實相蒙之患矣且布之出出於丁之力不出於老弱婦孺則口雖多而丁少則收布雖少非怨也口雖少而丁多則收布雖多非厲也故欲行均役之法而不以此術則終難乎均矣曰然則曷爲不爲口錢而必也丁布乎曰布出於民而土產也錢出於官而銅產他國今舉一國而盡責出錢則錢日貴而貧民下戶偏受其害矣且數百萬貫

之錢恐亦難辨於一時矣曰寧以土產盡收其布曷
爲以錢錯之曰半匹之布不便于用一百二十五文
錢直布半匹單丁及口數不偶者獨可出錢或願出
布亦可許之故各以布舉其大也不曰口待成丁也
曰一丁之錢一百二十五文無已太重乎曰子何不
言二丁賦一匹布之重輕而獨以錢爲太重何也曰
昔者一丁常賦二匹布矣今以二丁賦一匹是固非
重矣曰錢一百二十五文卽一匹布之半也昔者一
丁常納錢五百文矣今以賦一百二十五文而子以
爲太重此眞朝三之見也且今之士大夫家役數十

奴丁者有之矣然旣已免私賤矣則所責之丁其主而已一人有七八子弟者千百之一也多不過四五少則二三其中亦有老弱矣及其壯也亦多分戶而各居矣是多不過一戶一年賦二匹布或一匹半或一匹半匹矣納二匹半者絶無而堇有矣至於閭閻下戶則旣作丁矣皆能力作矣終歲而不能辦此一百二十五文錢是懶而將爲盜者也且此皆昔之納五百者也今減其四分之三矣猶可爲重乎漢制男女各賦一百二十文前此爲戶布之議者爲不贍於用欲於春秋各賦一戶一匹是率以四丁責一戶也

準之古法令議有輕而無重矣又有一法可以通之者令制一家五役減其一此亦立制同居者親父子兄弟五丁賦者減其一六丁賦者減其二使一戶之中多不過二匹則可無貧而多丁者之寃矣曰今之議戶布者以爲五丁四丁一匹足以辦矣子則必欲二丁一匹何耶曰彼皆並計男女丁以定戶之大小者女必待嫁而爲丁則令使一男一女合納半匹比戶布豈不甚輕乎且男女並賦奴婢之貢法令不可施之於此雖但賦男丁其實二男二女共一匹也大抵一戶之中丁固無多矣今不詳八路戶數丁數及

內外經費之實數而前日戶布議中戊午帳籍元戶不過百餘萬戶云而甲子帳籍則元戶一百四十三萬男丁三百三十六萬除三分之一得二百二十餘萬丁到今數十年生齒日滋且欲行此法必須申明漏籍之禁搜括整齊之則似當百二十餘戶矣自似當至此恐有闕誤除各項不可收布之類當減三之一實戶當爲七十餘萬一戶之丁折除而計之不過爲一戶一匹半或一匹二匹得布九十餘萬匹矣或多乎此或少乎此未可知也今以九十萬匹爲準以十萬當五十萬元軍減賦之數以二十餘萬爲養京三營之費三營料布

元爲二十七萬又合將領鍛歛賞格之費五六萬則當爲三十三四萬而三手粮舊養訓局五千兵者當爲四萬石作布當爲十萬匹故二十餘萬足爲三營之費以二十餘萬分給諸司一年京司所納爲四千九百同即二十五萬也以十萬養水軍水軍元軍一萬三千每賦一匹保二萬七千每賦二匹合爲六七萬匹雖每賦二匹猶爲八萬匹以二十萬分給八道監司兵使尚餘十餘萬爲船馬之費若能善爲措置則當餘十萬以備水旱兵革之虞矣下此則不足矣不足則法泥而廢矣若果有餘國有蓄積十年二十年足爲一年經費則依西漢舊例時減一年丁布豈不爲美乎前日戸布議中經費當爲六十萬者大是不足之數而今若於經費中損其浮冗一切節約必不至如今日之多矣曰子論良役而兼言軍制何

也曰良役之害源於軍制之淆亂欲行丁布必先釐正軍制蓋窮源極本之道也丁布與軍制兩相須而成冗兵不汰則出布者少而用不裕矣戎政不修則出布雖多而養無所用矣故必也汰冗兵改弊兵減雜色增實技可以保此力征之民而無倉卒之患矣兵之養之鍊之用之在財無財是無兵也財之源在丁布曰訓局精鍊百餘年而爲輦下親兵子之欲革之何也曰舉一國經費之半養兵四五千可謂得乎式年歷戶之弊驕老難御之實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革之可也禁御兩營之制即古之府兵國初五衛之

遺制也改訓局兵制一如禁御立三大營於內犬牙相制而分統六道內屬兵曹可也曰以今之紀綱人心欲革訓局能無激而生變乎曰是有術以漸不以驟則無事矣以訓局步兵四千餘人分屬於三營爲標下合兩營元標下一千五百餘人比令制三營標下三千七百人則剩兵當爲二千餘人而有闕無補汰其老病罷式年歷戶之法亦聽其自願歸家者則不出數三年當自革矣唐杜牧之論兵曰莫善於番上莫不善於長征此眞千古之名言也曰步則然矣馬將何如曰此亦分屬於三營有闕則以出身年五

十以下者補之則費省於禁軍而皆已鍊之兵也與禁軍相爲表裏常置二千騎兵於　輦下古所無也且可以疏通許多出身食料之路矣曰閑丁難得篇目今之一大患五十萬軍何處得來耶曰東伍騎步兵諸色保人皆罷矣自當充選有裕矣曰無已太多耶曰我國萬乘之國也周回幾數千里不有此數其何以內護王圻外禦戎侮耶男丁幾二三百萬而只取五十萬則是率五取一也比古之三取一今之擁虛簿百餘萬亦且精矣且三營兵不至二十餘萬則入防之歲促矣入防之歲促而又責丁布則兵偏苦

矣然而不賦丁布則今方患不足而所失多矣爲兵者常年賦三分之一入防之歲全減則猶爲輕矣五十萬內除入防及京外全不收布者十餘萬餘三十八九萬賦常賦三之一則所失不過十餘萬匹矣曰牙兵土卒之制何也曰我國監司兵使除兩界外皆無軍之將也雖有所謂牙兵散在諸邑一有倉卒何以號令非特外侮豈無內訌令若一道之中各置近萬親兵可以朝令夕發而布絡相望以重馭輕則豈非善策耶各鎭堡山城有名無兵是亦棄之也今以四萬人分給之比前倍之矣曰守禦摠戎之罷何也

曰我國兵制正患其名目多歧號令多門旣置三大營近萬馬步兵於內矣又安用此贅卒耗財而損實耶罷而各歸之於其信地足以壯外而拱內矣湍楊廣水四鎭環京師而碁布線制松沁兩都扼守水陸門戶緩急必有所恃矣曰牙兵及三營兵監司兵使將之守令則手下無一軍可乎曰束伍之時不亦然乎且無事則守令理民而已安用兵有事而行則守令當各以其邑三營兵從監司兵使守則收布之丁按籍而皆可兵矣雖非素養之兵猶可以保邑倉護婦女而自守其地矣比於今之頭緒紛如散亂無統

者不亦愈乎曰兵曹以本兵無一親軍可乎曰是有術焉騎步之一朔入防於兵曹者元數爲一千六百名前此或入防或收布雇立矣今罷騎步諸色矣此何可不爲措置耶今若以守禦摠戎京牙兵之當罷者及募入自願者滿其數而止團束之食其食而應其役有事則亦兵也且以禁軍局出身扈輦隊武藝別監之屬盡屬之於兵曹則馬步合三千餘人矣（或加出一二哨旗手軍牢爲禁軍之標下則好矣）曰今之議者或曰嚴飭外方勿論校生軍官可合軍役者皆令汰定則良役可紓或曰良丁毋論其名目均捧一匹則可矣之二議與

戶布之議方在商度中矣何如曰旣不能大變通大更張而徒欲區區掇拾而牽補之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　上教所謂二匹苦重之役實爲根本之弊若不改此法則趨輕避重猶夫前日以此觀之戶布似勝矣者一言而得其要矣破其的矣特未有以丁布之便益論列於　上前者矣至於汰定則壬戌盡出三軍門餘軍以塡騎步逃故頃日又減各軍門軍制括出餘軍出付各邑矣而未久逃故之弊如前今雖汰定只可少救目前非遠計也若其一人一布則可減今役之半而只責於良良則二猶不足

於經用況可一乎我國之人素多等差士族也閑散也校生軍官之屬也凡四五層所謂良材者欲始自何等責出也上自卿大夫子弟各出一布而後閑散而下可無怨矣若然則不若丁布之人收半匹作法於京也設一司如宣惠摠管京外用度者則其論得矣自設一司至此十八字恐有誤之二議者其失既如此矣而若夫戶布則固良法也非二議之比而亦多掣肘者合戶之難禁也多少之難均也故必也丁布而後可無此患矣然欲行丁布則必先一軍制而齊其亂嚴漏籍而整其本申明從毋法而培其源此三者所以制其

本也每歲之末考生籍而時入之以防其失修死籍而時減之以平其寬料理耗穀罷束伍復户理魚塩以助不足此五者所以濟其流也去一不可曰魚塩之諸宮家諸上司折受子以何術革而還之於軍貴耶曰吾將直請于 上而罷之罷諸宮家則諸上司固當靡然從之矣曰此自 先朝請之已久而終不得罷者子何言之易耶曰前之請直論其不可而已今之請將以用於均良役養戰士也二者 上之所急也患不請請則當央許之矣曰漏籍之户皆貧殘無依之類而漏籍之禁初非不嚴也今又抵死不出

則奈何曰是不然漏籍者之不畏嚴刑重法而輕犯國禁者畏重役之心甚於畏法故徼幸一時之無事非樂爲之也今若先須丁布事目於八路使民曉然知其減於舊役者四之三然後先聽其自首限十日不出者杖之里任之知而不告者流之又聽其自首限十日不出者流之里任加其罪又聽其自首限十日不出者並里任誅之限內自首者免其罪不出一月八路無一漏籍者矣大抵漏籍之人縱可欺其守長不可欺其里任里任知之矣嚴法而迫之則勢不得不重賂而免與其重賂而漏寧輕賦而首苟非豚

魚當知所處矣曰歲末之申明生死籍者何如曰每
式年既已按帳而分別可捧不可捧者而籍之矣每
歲待年者別爲一籍而計年入之物故老病入仕者
別爲一籍而報則減之一歲之中入而不入者五減
而不減者五則守令論以禁錮當減者里任報而卽
減之並籍記其里任姓名或不當減而後覺者里任
誅曰料理耗穀等法何如曰束伍罷而復戶自當罷
矣然當以其所出納於軍資比三手粮例耗穀則計
一道還穀之數一番整頓滌其虛錄準其邑戶而等
第之然後每年耗穀則不復分給於民量給於監司

兵水使鎭堡魚盐則公私折受一切罷之各令其地方官收稅而納之於京三營以助軍費曰此法之行其利何如曰此法之最合於古者只在於强族不敢獨漏下戶不至偏苦而其歛財也寡其役人也均其裁規也簡其取法也遠有田者此有稅有身者此有布良有一定之役國有常用之財閑丁有餘而鬪士自倍矣良役既減而國用自足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均則寡猶行之安則貧且爲之而況均而不寡安而不貧者乎財無伸縮役無輕重而貪墨者無所容其饕積怨可消

天和自致而水旱癘疫之災不復作矣此豈但救時之良策實爲祈天永命之一大助矣曰以今之人心世道法雖善而可行之乎曰行則行矣何難之有此法行則人心世道自可救得一半矣且子之慮其不可行者非浮議也耶非怨讟也耶曰然曰浮議不聽則自止怨讟任之則自消非所患也吾之患患在無人擔當此事者苟有能擔當者則　上則固已欲行之矣方患其無將伯助予者耳何則夫成大事者不撓於衆咻慮大功者不沮於小害苟志乎大何患乎小顧吾之法之眞利害實得失之如何耳物極必返

天之道也良役之弊古非不然積弊生蠹積蠹生穴今不可為矣此弊不去此法不改則雖舜禹在上周召為相國之亡可計日而待矣均役之議自昔已然而户布終不得行者亦由於其弊不至如今日之甚故因循而未果耳此弊之不可不去此法之不可不改而惟吾法可以救此改此國可安而民可保何待智者而知之夫人而皆能言之矣及其欲行吾法也則乃曰不可行問其不可行之故則曰浮議也怨讟也問其無浮議無怨讟而可以救此弊者則曰吾亦未如之何也已所謂浮議者即素患浮議怨讟者之

浮議也其言顧可信乎亦可恤乎故曰浮議不聽則
自止此法之行悅者半怨者半而怨者之中有以爲
當然而不怨者有苦於今慮於後而不怨者有隨衆
混隊而不怨者畢竟同歸於令便而已故曰怨讟任
之則自消然浮議怨讟之外又有黨論焉無所曉其
利害而出於異己則臆決而斥之者有之矣能曉其
利害而出於異己則害成而毀之者有之矣法有小
得失而出於異己則操長短而議其後者有之矣子
之慮之也然矣然此有一人焉其明達任怨如鄭子
產仁心愛物如宋范仲淹憂國如家如漢祭征虜持

而不變終始不悔如我朝金文貞之於大同議不以人有言而自沮不以時不可而退托辦得一心拚洒毛血爲吾東國億千萬生靈建一大功德爲國家創數百年不拔之業智以慮之明以辨之勇以斷之仁以行之誠以守之則精神所注意氣所向彼所謂浮議也怨讟也黨論也皆當見晛而消迎刃而破矣曰如此人何處得來耶曰有人爲之則是矣

疎齋集卷之十二

Asami 39.89

v. 6 of 10

疎齋集

六

front

spine to right

OCLC

703921708

z0054

s o j a e c h i p k w o n 1 2 0 0 6 8
sojaechipkwon12006880(

z0054
Sojae chip : kwon 1-20
6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s o j a e c h i p k w o n 1 2 0 0 6 8
sojaechipkwon12006880(
Tuesday, April 12, 2011 11:4